

HONGYI

弘毅

总第164期

校园

青春

文学

主办 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



2021-肆



二月文学社换届工作顺利进行

7月11日下午，文学社在高二阶梯教室举行二月文学社暨鹿鸣诗社换届工作会，文学社的旗帜实现第十七次顺利交接。

经过对2020级全体文学社成员、诗社成员的考察，最后确立新一届二月文学社、鹿鸣诗社核心班子成员，宣布2020级30班王祎璨为第十八届二月文学社社长，2020级28班秦崇皓为第十八届二月文学社副社长，2020级32班卢佳晗为第七届鹿鸣诗社社长，2020级4班武永鑫为第七届鹿鸣诗社副社长。四位同学分别发言表态，要接过二月的旗帜，将弘毅精神传承下去。第十七届文学社社长康子越、副社长齐明宇，第六届鹿鸣诗社社长王浩磊、副社长魏临夏也分别发表卸任感言。刚刚毕业的2018级文学社社长陈知训、副社长张紫璇，以及诗社副社长高梦琦也来到现场，观摩这一仪式，并向全体文学社员表达祝福和期待。

最后，指导老师胡爱萍勉励各年级文学社成员明确方向，坚定信心，以“弘毅”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学习，完善自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换届仪式前，举行了“文学素养与专业发展论坛”。有来自2007级、2009级、2014级等16位校友前来参加。这是文学社第六次举办这一活动。





疾风难凉少年血

2019级 齐兴越

书声琅琅，秋风习习，渐息的蝉鸣是相遇的序曲。当你踏入一中的大门，便成为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在这里，你将遇见美好，收获希望，感受青春的每一份值得。

面对不熟悉的人和环境，你或许会感到些许焦虑。但当你鼓起勇气开口问好，当时间为你们画上熟识的符号，你会感到天空中也有无数的星星陪你一起闪耀，他们会是你一生难忘的美好。晨起早读，高效自习将成为高中生活的常态，“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一篇篇作文的背诵、一次次作业的高质量完成，都将是到达心中远方的帆船。学习是高质量不是高数量，但没有量的积累就很难有质的飞跃；学习本是矛盾体，但只要你找到自己的节奏，不盲目从众，你便可以将它剖析，并从其中获得乐趣。高中生活本就是生活，不仅有对成绩的追求，还有对情操的熏陶和人格的养成。在这里，你将亲历精彩纷呈的艺术节，在运动赛场上奔跑欢呼，在一中如画景色中感受自然之美。

高中是人生重要的阶段，弹指一挥间，在这三年里，会有欢笑，也会有泪水，有初中想像不到的疲惫，也会收获初中意料不到的快乐。三年，会长到你写完好几本日记，也短到回首不过只有几个人、几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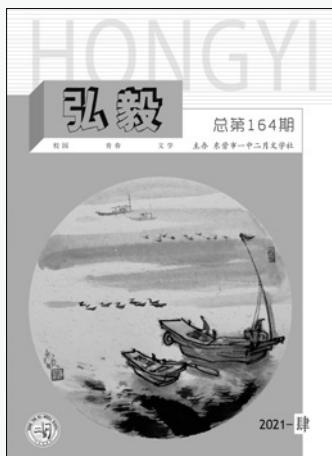
不必为开始的陌生感到紧张，不必为一时的孤独暗自神伤。一中很大很精彩，不管是班主任某次无意的调位还是某次巧合的社团活动，你总会邂逅志同道合的朋友，你只需要在遇到真正对的人之前做最好的自己，相似的灵魂才会相互吸引。

不得不说，在这段幼稚与成熟碰撞的日子里，也许你会发现已从曾经的佼佼者泯然于众，也许你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中迷茫，也许会在某次糟糕的成绩面前质疑自己……别害怕，这些不过是每只蚕蛹化蝶过程中必经之路，我们总要试着接受自己的平凡，努力证明自己不平凡啊。

学习有时辛苦，却并不失它的独特魅力。当你看到努力过后成绩单上的回馈，当你感受到大家为了梦想奋力向前的勇气，一切都充满意义。就像王小波说过的：“青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

亲爱的学弟学妹们，人生最有意义最重要的三年生活正缓缓开章，在未来面前，我们都不知道真正适合的是什么，把握好这三年的时光，不断尝试去打碎、去重建吧，我们风华正茂，纵有疾风，亦难凉少年热血。

愿与诸君共勉。



2021年7-8月
(总第164期)

主 办：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

封面设计：张晓彤

编辑出版：二月文学社《弘毅》编辑部

顾 问：史本泉 李士刚 马占武

社 长：王祎璨

副 社 长：秦崇皓

本期审读：王祎璨 秦崇皓 卢佳晗 武永鑫

指导老师：胡爱萍 马素芳 王 彬 朱卫卫

通信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园博路99号

编辑部电话：0546-6079779

投稿邮箱：eryuehongyi@126.com

二月弘毅空间地址：<http://1666490441.qzone.qq.com>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 1 疾风难凉少年血 齐兴越

本期特稿

- 4 保持热爱 奔赴山海 顾 枳
7 毕业随想 张慧如

情感地带

- 11 你给的岁月荣光 薛 晴
12 师父，我好想你 郭 婧

成长季节

- 13 俯仰之间 尚兴宸
14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岁月 花 矽
16 混沌灵霄 雨 然

静听世音

- 19 遇雨 贾斯珀
21 假作真时 春雪秋叶

思想碎片

- 23 我对日本核污水入海的看法 翟建森
24 “我有一个梦，禾下乘凉梦” 陈春伊
25 与阳明先生交谈 刘明昀

新生力量

- 27 妈妈的头发白了 范泉达
28 决战 茶天空
33 奶奶给予的温暖 孙佳琦
34 敬星光 赵文奇

奥运专题

- 35 抛出梦想的那一时刻 孙佳琦

36 不问终点，全力以赴 张语恬

作者专辑

37 说好一起 四 时
38 流年 四 时
39 姥姥 四 时

呦呦鹿鸣

10 原点 沈 珞
18 清夜 水 清
41 消逝 薛 晴
41 夏日目击证人 云 醴
41 暮色骑行 云 醴
41 青玉案 沈 珞
42 云之诗词四首 云 之
54 六月 薛 晴

小说榜

43 记一次真实的投稿经历 雨 然
45 时间机器 雨 然
48 墙 未 央
49 俊哥 程 云 飞
50 重蹈覆辙 张 寄 元
53 小草的一生 辰 曜
55 疤痕 玉 清

长篇连载

57 帖雷马科（三） 刘 祎 璿

在 大 学

29 行千里，触碰未来 邵子涵
31 风景园林自救指南 燕丽晨阳

宗 旨：引领语文学习，
提高文学素养，
繁荣校园文化，
培养人文精神。
口 号：让青春放飞希望，
给理想编织翅膀

本刊声明

本编辑部对所
有投往二月文学社
《弘毅》编辑部的
稿件拥有修改、选
登及向其它杂志社
推荐发表、参加征
文大赛、网络发表
之权利和义务。特
此声明。

编者按：

由于版面及时间关系，2014级张慧如和2016级顾枳的这两篇稿子错过了上一期排版，延至本期特设专栏刊出，以飨读者，并向作者致谢。两位作者各自写成一篇3000余字的文稿，字里行间表达了自己大学生活的感悟，寄托了深厚的感情，相信这些文字对在校的高中生和即将进入大学的同学们都很有帮助。

保持热爱 奔赴山海

2016级 顾枳

“你要像太阳一样有起有落却不失光彩。”

——题记



想说的话有好多，可是提笔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写起。转眼已至2021年5月，距离我离开一中即将两年。这两年的时间发生了好多的故事，我经历了很多，变化了很多，可是闲暇之时，我仍然特别怀念我的高中生活。

高中时候的我和大家一样，每天早起晚睡，过着上课犯困，下课铃声一响立马倒在桌子上五分钟都可以睡得很香的日子。那时候的我总以为上了大学就解放了，上了大学就可以告别这种每天匆匆忙忙做不完试卷记不住知识点的日子，如今，两年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我才发现，原来当时自己的想法幼稚得可爱。

站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这

个阶段的人生路口上，我已经记不清高中的那三年里自己曾在心里暗自许下过多少高考后我要完成的事情，但是我知道，这些大部分都没有实现。尽管当时支撑着我走完高中三年的心愿大多落空，但我仍然感激，这过去的两年发生的一切。

不知道现在的你们期待的大学生活故事和当初的我是否一样，就随便跟你们分享几个我觉得你们可能好奇的故事啦。

Part 1 校内生活

虽然说大学的主要任务还

是学习，但是我高中的时候最期待的却是大学里的各种活动，所以把这个放到最前面分享给你们。

我是一个比较爱折腾的人，高中的假期就经常四处乱跑，参加活动，大学当然也没有闲住，大一的时候我参加了学校社团联合会、校团委新媒体中心、外国语学院学生会等等大大小小的几个学生组织和社团。你要问我参加这么多学生组织会不会很累，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大一上学期的我几乎每天忙得晕头转向，睁开眼就是做不完的工作，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自己当时参与了这些工作。这些工作除了带给我能力的提升以外，每天忙不完的任务让我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仔细感受入学的不适应等等烦恼。最近看到一句话特别有共鸣，“忙碌是治愈一切焦虑的良药”，当时迷茫无助充满烦恼的我选择了忙碌，所以想告诉你们的是，当你有很多烦恼想不明白的时候就不要去想了，去做你认为现在的自己最应该做的事情，让自己忙起来，时间真的很宝贵，希望我们都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烦恼中。

作为学校校级八大组织其

中两个组织的成员，大一的时候作为有学长学姐带领的“小朋友”参与筹备了许多活动，像“百团大战”“舞蹈大赛”“迎新晚会”等等，在这些各种各样的活动中，我充当过许多不同的角色，比赛计分，台前直播，舞台装饰，策划案书写，学校官方账号运营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工作让我学会了很多不同领域的技能。

大一下学期因为疫情，我也和你们一样过上了在家上网课的日子，那段日子可能是我将近过半的的大学生活中最“不忙”的一段时光。大二上学期有幸成为了新生辅导员助理，当我看到A4纸上40个鲜活的名字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压力，好怕自己带领不好这个班级，影响学弟学妹们对大学生活的初印象。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好像只能用“兵荒马乱”这个词来形容，每天满满的专业课，开不完的会，回复不完的消息，让向来体重稳定的我瘦了将近十斤。我很感谢那段忙碌的日子让我见证了40位学弟学妹们的成

长，看着他们从刚入学的懵懵懂懂，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轰炸我的通讯软件，到后来加入自己心仪的社团组织，其实心里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

大二选择留任校社团联合会时，我在纳新文案里面写过这样一句话，“日久天长积累的舒适，你伸出手我就知道你耍什么的默契，就是平凡的日子里，在活动中度过的风花雪月”。选择留在社联办活动，让大二下学期几乎每天满课的我更是没有了一点休息时间。于我而言最大的不同是，自己变成了带领“小朋友”的人。第一次带领一个部门，从以前什么事情按照学长学姐的要求去做就可以，到现在变成自己开始制定要求，开始做决定，开始发布任务，这段全新的体验又让我收获很多。

因为今年值建党百年之际，我们承办了几个之前学校从来没有举办过的新活动。“青春



心向党演讲比赛”是我们负责筹办的第一个新活动，从部员到部长角色的转变，让我对办一个活动究竟有多么的复杂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耗尽你耐心的往往不是什么大的流程问题，而是一个又一个的小细节。这些小细节又杂又乱却又缺一不可，忘记考虑一个细节都有可能造成整个活动无法推进。“社团工作会议”的筹办让我对这一点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从活动的参与者，到活动的筹备参与者，再到活动的筹备负责人，非常感谢这些活动的举办培养了我的耐心，给了我以后遇到类似的困难也能不再害怕的勇气。

Part 2 校外活动

相比于高中的三点一线，大学的我们有了更多可以走出校园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机会。校外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同样吸引着身为大学生或者即将成为大学生的我们。

不知道现在的你们有没有期待着高考之后去看一场偶像的演唱会，去心心念念了很久的地方旅游等等。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校外活动是在我们的学校以外的一些时间较短的其它活动。

高中时候的我作为代表参与了一些模拟联合国活动，大学之后选择在带给我最多成长的优梦模拟联合国大会做组委。担任组织委员会成员之后，给我最大触动的是那种和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为了一件事情而努力，那种感觉真的好幸福。在做外联工作的过程中我遇到过很多迄今无法理解的事情，也经历了很多感动到流泪的瞬间。

2021年4月，我非常有幸去北京参与了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举办的“未来教育学院”的活动。这场活动，无论是讲座内容的设置，还是名企参访的体验，都给了我非常大的震撼。当百度百科里的教授走到我的面前讲话，当在互联网大场任职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组成小组，虽然讲座的很多内容到现在我都一知半解，但是我仍然非常真诚地感谢“未来教育学院”，让我有幸遇见了一场这么用心的活动。虽然两天的时间非常短暂，但是我们都带着在这里的收获，回到自己的生活中继续发光。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讲述我在这每一段校外活动中的收获，这每一次都时间不长的活动带给我的成长却不一而

足。写到这里也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参与很多的校外活动。面对漫天的活动宣传，我认为有针对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才是最理想的状态。每一个活动都有非常大的价值，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活动我们都必须参加。只要你觉得这个活动一定会有所收获，那义无反顾地冲就没有问题！

Part 3 经济独立

现在正在上高中的你们可能还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想分享这个话题给你们的原因是经济独立其实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但是真的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从高考完的暑假因为不想在家里被念叨出来兼职，到现在已经快两年的时间了。这两年中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兼职工作。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几乎整个周末的时间都在济南的公交车上，经常上午从这个工作的地方坐好远的公交车下午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也曾经因为被人拒绝抱着一大堆传单蹲在马路边悄悄哭过，也曾经因为老板的不信任、同事的冷暴力靠着公交车的车窗控制不住地流过眼泪。现在回想起来，我发自真心地感谢每一段经

历，感谢这些经历让我在大学二年级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

现在的我在一家离学校很近的辅导机构任职，利用周末的时间教一些小朋友学英语。我的薪资也从最开始的一点点只够来回的路费涨到现在超出自己一个月的消费还能留有剩余。经济独立之后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自己选择的空間变大了。我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一些不在自己学校所在城市的活动去参加，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去更远的地方看看，不用再纠结怎么向家里开口申请来回的路费住宿费。我想可能不管是什么职业，最初尝试的这个过程一定是痛苦的，希望即将毕业的你们可以勇敢地去尝试，不要小瞧最初的几百块钱，你在这里面积累的经验或许就是你未来经济独立的起点。

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5月了，又要有学弟学妹们迈向高考的战场了，祝愿即将高考的学弟学妹们超常发挥，考入心仪的学校，顺便希望自己在高一的弟弟可以好好学习，祝愿带给我太多感动和成长的二月文学社越来越好，祝愿我的老师们健康快乐，祝愿我超级想念的一中无限锦绣。



四年了，不知道母校建设的怎么样，不出意外，一定是越来越好吧。首先，我先检讨一下自己，自从2017年6月7日下午迈出一中的大门，就从未再进来过，但是，我很想念，我很怀念，在这里度过的时光，在这里停留的青春，在这里肆意的快乐。

此时此刻的我，坐在大学图书馆二楼的沙发里，听着音乐，书写着自己的所感所想。其实，早在考研那段时间就一直想写点东西，后来就搁下了，好在，今天又记起来了，想着，在临近毕业之时，想留点东西

给学弟学妹们，也留点东西给自己。

早在大学开始之时，我写过一篇文章，内容主要是对大学生活的初步感受和体验。如今，我也从一个大一的懵懂女生变成了大四的老学姐，总归还是有很多体会的。接下来，我就开始絮絮叨叨了，原谅我的理科思维和许久不练的文笔。

首先，时光荏苒，每一分每一秒都弥足珍贵。这句话，对于此时此刻奔波于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高三同学们尤为深刻，现在是五月



操场夜场之自由唱歌

十九，二十几个日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长的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好好利用，短的是或许就是这二十几天的努力决定你在金秋九月去向何方。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学弟学妹们，不要害怕，不要焦虑，接下来的日子里，凭心努力，用心奔跑，好好珍惜，不求结果，但求问心无愧。等过去这段日子，你会无比想念，无比感谢，无比感动这段时光，这段时光里你所遇到的人，你所经历的事，你所流过的泪，你所遇到的挫折困难，你所取得的成绩与荣誉。因为，人生仅有这一次啊，也许，等你六月份高考完踏出校园，与那些你曾以为还会再见还会一直联系的人说完那一句，再见的时候，以后的以后，就再也不曾见过。

有人曾说，高考前夕的那次毕业照，一定不能缺，因为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聚齐过。你也不需要为此而悲春伤秋，人之所以长大，就是不断地历经相遇与别离。就拿我来说，曾经以为会一直保持联系的高中好友，大学四年音讯了了，说不遗憾心里确实觉得失落，但也会坦然接受。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时间在帮你选择朋友，经历时光打磨过的友情难

道不值得我们珍惜吗？所以，现在的你们就只需好好对待身边的人，离别时好好说一声再见，足矣。

现在这段时间，做不完的模拟卷，写不完的练习题，大大小小的模拟考试，一次又一次的成绩单排名，也许自己的内心已经很累很累了，但还是要硬撑着，挑灯夜战，早起复习。学弟学妹们，不管怎样，一路走过来的你们，每个人都是勇士，你们只需再坚持一点点。等以后，你会发现，比高考难过的多了去了。作为一个经历考研的人来说，高考是一群人的奋斗，你只需调整好心态，踏踏实实地努力就好，而在经历过高考之后未来的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挑战，都是你一个人，独自撑着，独自经营。这一次，珍惜你身边和你共同并肩作战的朋友同学和老师，他们是你青春中永远不会也不想割舍的美好。哪怕，此时的你心中并无这些感受，这也是我为什么写这段话的原因，因为我年少时不懂好好感受，认真珍惜，走出校园，每每回忆，都觉得这段时光足以惊艳我的青春。所以啊，都好好的，迈出这第一步，去向你们所向往的地方，经营你们自己的人生。

我始终觉得，每个不惧艰辛、一路奔波度过高三这个关卡的人，都是英雄，你们自己的英雄！我为你们加油！

接下来，就是其他学弟学妹们啦。虽然离开母校四年再没回去过，但多多少少也了解，一中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堪比一些大学，所以，你们真的好幸福呀！在这一所学校里度过自己独一无二的青春时光，无疑是美好而值得的。高一的小朋友们是不是到了选科的时候了，这个节点比较关键，因为新政策3+3的模式，虽然看似觉得就是哪三科容易就选哪三科，但是还是得慎重考虑。既要将自己的擅长科目和兴趣结合，也要相应的考虑大学自己的规划，自己的发展方向，还有一些高校的招生政策。举个例子，虽然物理很难以至于一些同学很快就排除，但一些著名大学明确规定某某专业是要求选择物理的。所以，慎重考虑哦，必要时可以问一些历年的学长学姐。另外，高一可以说是整个高中较为轻松的时光了，所以偶尔适当放松放松也是可以的，闲暇时光约三五好友，逛逛校园，聊聊人生，也挺好。

高二的同学们，赶课赶得

还习惯不？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高三的硝烟？还是那句话，一步一步来，做到问心无愧就好。而且学习这件事，也没有速成法，踏踏实实地走就好。不过，这个时候你可以有目标了，去哪个城市，想读哪所大学，以及自己想学的专业，都可以有所考虑了。

年轻的日子格外让人羡慕，虽然我也不老，但和你们比起来，还是年纪大些。在大学生活了四年，也是我在象牙塔享受的四年。到现在，很多之前想不通的事情也有了答案，很多之前清晰明了的事情现在反而又不懂了。越来越临近毕业的日子，也越来越不舍，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毕竟也是我生活学习了四年的城市。从前的我说过比较矫情的一句话，我在济南这座城市里没有归属感，可能以后不会留在这里。现在的我，回过头来再看，其实，也有了归属感。

一个朋友曾经说过，大学的时光果真是很快啊，真是不想走。六月份，每个人都会走出这座象牙塔，逐渐地靠近社会，或继续读研深造，或进入企业工作。现在想想，还挺伤感的，毕竟，四年的时光，占据了青春的很大一部分，而分

开之后，难聚一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和高三的学弟学妹们有某种相似的情结。总想再去某某食堂吃一次某某小吃，总想去一教二教上一次自习，总想再在图书馆待到晚上，总想再一次走遍校园的每个角落。人之常情，无可非议，更何况，你们又都处在这样一个年纪。所以，高考完，想和谁拥抱就和谁拥抱，想和谁道别就和谁道别，相与谁合照就与谁合照，用自己的方式好好告别。

接下来，说点青春感情的话题吧。青春，也正是大家各种心思懵懂之时，当然可能有些人已经不懵懂了（手动添加笑哭表情）。我想说的是，时时刻刻记得自己的主要方向。年少时遇见过很多惊艳的人，但是不是那个正确的人，还有待商榷，时间会帮你选择朋友，亦会帮你留下恋人。倘若你现在还沉迷于一日三餐送面包送牛奶的体贴中，我还是想说一句，这样短暂的温存不及他多练习几道数学题为你们未来考虑来得实际与浪漫。我们那个年纪，身边也有情侣从暗处渐渐地走到了明处，结果可想而知，老师谈话，家长反对。我的看法是可以有，但你们两个

人在一起是为了什么，有未来吗？想过一起奋斗一起去同一所大学同一个城市吗？在一起讨论过问题做过卷子吗？从踏出这个校园，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再很纯粹，更何况如果去了不一样的城市，有了不一样的人生轨迹。所以，为什么现在要花费自己的青春去赌一段已经知道没有结果的感情呢。如果是我，我宁愿不要。哪怕很喜欢很喜欢，我会沉在心底，等自己熬过这段时间，等自己蜕变之后，如果还有想说的欲望，并且他还值得，我便告诉他。当然，学姐的话可能有些偏颇，也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冒犯了大家。并非是坚决抵制，而是希望大家理性对待，当然你会说，感情的事情怎么能理性呢。这样吧，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大学舍友，她和男友从高二到大四，已经六年了，我经常调侃，你俩这真的是老夫老妻了。这样细水长流的爱情，不得不说是令人羡慕的。另一个例子，两个人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俩是大一的时候在一起的，当时官宣的时候可以说是十分震惊了，毕竟之前从未见过两个人之间比较亲密的互动，不知道的还以为就是陌生人，男生在西安一所军校，女

生在山东，今年考取了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生，无疑，他们这份情感收到了好多人的祝福，是啊，异地恋军恋都走过了，还有什么怕的呢。

我说这些的目的并非持一种教导评判的态度，大家都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谁不知道谁啊，什么隔壁班的某某男生好帅，楼上文科班的班长好女神。如果你的生活中没有了这些，可能确实单调些。我只想告诉大家，时时刻刻明白自己在这里的三年，明白自己的未来并不属于这里。作为一个老学姐，我实在是太羡慕这样的神仙爱情了，但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会更加好好享受生活，体验孤单。自己去不同的城市旅行，在火车上望着窗外，与自己的灵魂对话，与旅途中遇见的人畅聊，与不同的城市交流。其实，以后可能会懂吧，一些人，仅仅遇见就足矣。可能以后他也会告诉某某某，从前我在考试前还收到过一个苹果和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祝福的话，虽然我也不知道是谁，但那刻，我很幸福。

所以啊，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好好上课，好好做题，好好体会，好好珍惜。有些事，如果真的不知道如何选择，那

就随心吧，你的心会告诉你答案，哪怕十年之后，在你看来，当初的那个选择似乎不是正确的，但让你回到那个年纪，你可能依旧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好好对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什么矛盾，什么情绪，等你以后回忆起来，统统都是她或他的好。

说的有点多，好像也没怎么有逻辑，就希望大家谅解吧。可能九月开学之前，我会回去看看，感怀一下，不过，也说不准。毕竟，长大之后的再见，是个时光的幌子，每个人都会说，每个人都在说，但并非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最后再来点励志的，为我们的高三宝宝们加油。任何一个值得去的地方都没有捷径，所以，无论是北京南京上海，还是成都武汉重庆，坚持到底，胜利就属于你。每个人都有故事，无论遇到什么，别丧，努力就好。希望这个夏天，有心动有惊喜，有人陪你吹晚风，也希望结局配得上一路的颠沛流离。我坚信，你们一定会用尽全力去奔赴一场未知，我也坚信，来得及，考得上，你可以！

最后的最后，致所有人，好事会来的，不过在那之前，你要坚持下去。🍀

原点

2019级10班 沈珞

生命是夏日的枝繁叶茂
初曦融暖，鸣蝉聒噪
风掠过林梢，所谓岁月静好
这百无聊赖的恬淡
只能将悲喜付于庭前
漫无目地的流水尘寰

却在万籁俱寂的夜晚
闪电撕碎夜幕沉缓
风与雷交响
枝叶摇晃，极尽张扬
杂糅进生命跌宕
喧嚣成华美乐章

然而终将逝去
生命回归原点
所有悲喜都付于夜前
漫无目地的流水尘寰
枕下南柯梦一场
可有谁知道

你给的岁月荣光

2019级29班 薛晴

灯影绰绰，寒窗过半；稚徒诵读，良师为伴。抚开许久未见的日记本，泛黄的纸页历经岁月的洗礼，字里行间，充斥着过往的回忆。

七年级的语文老师，是年级里少有的年轻男教师，姓马，大家都叫他“小马老师”。他每天布置给我们的固定任务就是写日记并且上交，实感无聊。一天天从家到学校的“两点一线”，难不成还能写出花来？可如今，五年前的日记读来，有些奇怪的思想让人哭笑不得，有些内容需得细细琢磨，我见了见过去的我，也重新见了见小马老师。

在同一级的同学忙着刷题、背课文时，我们已经开始诗歌创作了。小马每节课都会在课件中展现几首诗，有看不太懂的外国诗，也有新奇的大白话诗，不同派别、不同形式的诗都有所展现。还记得当时展示的一首北岛的诗，题目是《生活》，内容只有一个字——“网”。原来，诗也可以是这样的。在唐诗宋词中“杀出重围”，冲入新诗的奇丽世界。在小马的鼓励下，我们都在日

记本中以诗抒情，小马从中选出好诗并展示于屏幕，大家一起欣赏、品味。没过多久，各路大神纷纷“开窍”，在这样的“peer pressure”下，涌现出许多小诗人。第斯多惠曾有言：“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很感激小马，他为我早早地带来了诗和远方，唤醒了生活中的片片诗情。

刻板地学习早已不是主流，学习能力的培养也至关重要。小马一直在默默地训练我们的能力，这是我当时所不知晓的。参与到小马的“新式课堂”，完全不会枯燥，每天都有许多新“玩法”。课上，小马读了一条很长的美句并映在大屏幕上，不一会儿，便切掉，他让我们在提前准备好的纸上写出刚刚的美句。我信誓旦旦地写完，可与原句一对比，添字与漏字的错误层出不穷。没有人能一字不差地写下来。小马带我们练这个，当时我也就图一新鲜，实觉无用，后来随着生活学习阅历的丰富，也许明白了小马口中所谓的“追忆”，升入高年级后，课程量加大，

老师不会每次都重复所说的话，而其中有些重点很容易被忽略，“追忆”所培养的注意力与记忆力，都对把握课堂效率有莫大的帮助。

课前一部微电影，教我们写有高度的影评；“是”与“不是”的游戏带我们活跃思维；还有万变不离其宗的“作文主旨靠近”，教语文的他也教我们背历史朝代歌……曾经议论过，小马不教“正事”，可他给的，是能力。

两年后，我升入高中，小马去新疆支教，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毋庸置疑，这就是他。他的深远虑识与高格局，着实令人敬佩不已。

来回翻看着小马送给我的两张照片，那是他为我所定格的笑靥，是初中生活被留映在相片上的美好。回想起那段人生能力培养的关键时期，遇见他实感荣幸。谢谢你，小马老师！

摘录日记中采访他的话：

“为什么选择当老师？”

“因为感觉很多人需要我。”

师父，我好想你

2019级29班 郭婧



情感地带

那天，我在诗词大会上唱了一段《贵妃醉酒》。下台后，胡妈（文学社的指导教师）抱了我，说我唱得很好。

其实，在她怀里的那一瞬间，我很想哭。大概十年前，我第一次登台唱戏，唱得也是《贵妃醉酒》。那次下台，你也告诉我，唱得很好，比二师姐、三师姐都有味道。二位师姐当时的脸色很难看，因为在四个徒弟中，我是学得最慢的，最没有天分的。

后来，排练的地方从小小的练功房变成了学校的礼堂，演出服由简单的粉色布裙换成了华丽的唐制襦裙，长长的头发也一点一点盘起。

可是，师父，我好想你。

师父，我好想你。在梦里，常忆起你教我唱戏的点点滴滴。有句话说，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那是神话。可能，我和你的相见，就是神话吧。记得那时，我成绩倒数，每天坐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得过且过。父母让我去学戏的初衷也可能只是让我的未来多条路，你却对我这个徒儿花费了好大的心思。那时候，我站不直，

坐不端，从头到脚没显示出一点能学好戏的样子。有不少人劝你说学戏看天分，老天既然不打算赏给我这碗饭吃，你也别勉强。你摇摇头，说只要有时间，你会一直教我。但是，你不希望我走这条路，毕竟，这条路，荆棘丛生。

一开始，我完全没法和三个师姐比。大师姐从小优秀到大，经常和你说“师父能不能不要因为小师妹耽误我们的上课时间”，这时，你总会叹口气，往下赶进度。终于有一次，我受不了了，在你单独给我上课时，我在你怀里哭了。你搂住我，说有一天我会比师姐们都厉害。那时我似懂非懂，虽然我成绩和戏曲都有了起色，却完全没法和优秀得刺眼的师姐们比较。

但你说，在我迈出的圆场步中，在我扬起的水袖上，都有你当年的影子。

后来，师姐们走了，因为耐不住唱戏的寂寞，因为咽不下带苦的泪水。

你把很多师姐都没有学过的唱腔教给我，又说，别走这条路，太苦，太累。

我听了你的话，拼命考到如今的学校就读。可每当夜阑人静，我都会想你。

想起你曾说的玩笑话，想起你对我的期待。我没少去你家蹭饭，你说有一天，也要吃我煮的饭。我专心吃着盘里的牛肉饺子，不记得是如何回答你的。大概是说的好吧。记忆中，你笑得是那样灿烂，你给我编头发，说等我长到十五岁再唱戏时，你要亲自给我梳洗打扮。我紧紧抓着你的衣角，不愿松开。你还说，等我长大，一定要陪你去长安剧院听戏。我说我唱给你听，你说，我不愿你走上这条路。

师父啊，如今我已经能自己忙出一桌子的菜，我也会把头发编起挽成发髻。十八岁，我穿上汉服再一次登台，你却不在我身边再把我的头发编成细细的麻花辫。

在台上时，我总感觉你在台口处等我，看着我的一招一式，可是我错了，这里不是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县城，我也不再是那个梳羊角辫的女孩。

师父，我好想你，好想你。

俯仰之间

2019级10班 尚兴宸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
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
怀……”

——《兰亭集序》

“好好珍惜吧，这是待在这
栋教学楼里最后两周了。”

“你看看，刚开学的时候
我就和你们说还有14个月高
考，现在只剩下12个月了，时
间多么快吧，明年这时候……”

“我把橱子里的书收拾一
下，搬高三楼的时候好搬。”

清晨，午后，日落时分，
不论哪个，老师、同学无意
之间的感慨长叹，都在提醒着
我——高中生活的三分之二已
然逝去，我马上就要成为一名
高三学生了。

“感觉你变了，之前你好像
不怎么说话……”课间的笑
声渐渐散去，张昱程的感慨在
身后响起。“真的假的，”我
故作惊讶地笑了笑，过去的千
丝万缕却无声汇集，牵引我跌

入回忆的漩涡。

高一·匆匆

作为一个前资深社恐患者，
面对高中新的环境和同学，曾
进行过无数次的幻想，搜索记
录中“如何适应高中生活”一
再出现，但开学当天却是出乎
意料的顺利，新同学的活泼开
朗，教官的风趣幽默让我逐渐
敞开心扉。还记得吗？那天晚
上成群结队的蚊子和威风凛凛
的螳螂，不曾下过一滴雨的十
天里，一群嬉笑的少年，共同
开启了新环境下的新生活。

后来的半年，经历时度日
如年，回头望见只觉太过短暂。
虽然充满了类似“三点半起床
学习，四点半睡，五点半起床
吃饭”这类企图欺骗大脑的迷
惑行为，依靠咖啡坚持上课的
痛苦记忆，还有一一次次地被“
监控”“公开处刑”，但漆黑的
走廊里，给我安全感的手，圣
诞节偷偷塞进桌子的巧克力，

还有一封封写不完的信，都成
为高一夜空最明亮的星。

分班如期而至，没有如朋
友“缘分是一个环”的期许，
少了太多的如果。新同学、新
老师、新班级，入学时的不安
再度袭来，可惜这次时间没有
给我缓冲的机会，疫情突袭让
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空中课堂
上线，划水摸鱼一度成为高频
词汇，也有人内卷有人偷偷闪
亮，看着那些陌生的名字，我
竟一时有些恍惚。

遗憾是难免的。错过了校
园三四月的繁花似锦，本就短
暂的三年又被吞并半年，但幸
运的是，弟弟的成长我没有缺
席，一群有趣的灵魂在这段时
期出现在我生命中，留一段珍
贵而难忘的友谊。流光一瞬，
有人离开，有人归来，我们不
甘只为过客，太匆匆。

高二·回归

飞雪送归，绿荫迎回，游



目览光影，而身边人陌然。无欢笑声的宿舍，不多言语的课间，偶有来往也是礼貌退让，而后擦肩而过。压抑与压力仿佛一点点抽取我所在空间的氧气，心中的火苗在摇摆中暗了，似乎一阵沉默便可将它扑灭。

好在夏日升温，心灵的火花也愈发地闪亮。胖胖的活泼可爱退去了陌生的外壳，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有趣便成了活跃气氛的星星之火。班里男生不再约束阳光性格，快乐便在课间充斥整个教室。去年夏天，我们一起去天台看过星星和夜景，一起刷过《猫和老鼠》，一起做过的志愿都定格在高一结束，却闪烁在高二始终。

时间是什么时候偷偷溜走的呢？是拓展训练握紧双手的时候吗？是艺术课上开怀大笑的时候吗？还是篮球赛夺冠热烈尖叫、相拥的时候？或许它只是在我们熬过周一周四梦幻大连堂时无声路过，在一簇簇对大周的盼望中无言浅笑，在一期期《新闻周刊》中静静穿梭。只是，我向逝去的时光招手，它礼貌地回以微笑，却再也不会靠近我了。

“哪有！她明明一直这样。”花矽不满地回应张昱程，

将我从回忆的漩涡中拉回。她习惯性地用手拨弄一下刘海，递过来一个会意的眼神，然后我们默契地相视一笑，忽然发觉笑已成为习惯，也许快乐也已成为常态。

当高三的脚步声逐渐清晰，当生物钟进入正轨，当“奋学高三，高考无憾”一次又一次响起，我才发觉原来高中两年，只不过是俯仰之间，逝去的日月星辰，只为那刹那的光辉。有人说将少女怀春的心动、成绩飘落的挫败、轻松恣意的开怀和没由来的烦躁通通埋藏在过去，可我不愿让它们化作记忆中的泡沫，我想将它们暂时冷藏，怀念之时便用一颗热忱的心去温暖，喜怒哀乐之间，拼凑出一场难以忘却的青春。



逝去的岁月 致我们终将

2019级10班
花矽

我是一个傻子，听见了衷心喜欢的话，就流起泪来。

——题记

恍惚间，成年的钟鸣竟也浅浅淡淡地萦绕耳畔。回首亘年漫月里的猝不及防与年少的无知莽撞及黯然神伤，总有那么几个人不愿做你生命中的看客，而是陪你宣泄泛滥的青春，走向前方未知的迷茫。谨以此篇，献给那些在我的心房中驻足的朋友们。

(一)

煤老板是个顶有意思的人，看起来老实巴交，人畜无害，其实鬼点子极多，嘴还特

损。因先天不足身材短小又略有发福，更拥有着像是刚从成山的煤堆里苟活下来的肤色，故自号曰“煤老板”，用来彰显其显赫的身份与地位。作为他最好的朋友，我也乐于捧他的场，以致于每次见面都叫一声老板而不以名字相称。就是这样一个人，既不高大也不威猛甚至还爱嘴贫的人，却展现出了他独特的魅力与温柔。他会愿意为我晚上十点半跑满小区附近的奶茶店买一杯奶茶送到我家楼下，也会愿意陪我聊天、散心熬个通宵，更会在我受欺负时坚定地站在我身前。虽然我总是在羞愧于他为我做的一切，但有时我也会被他的种种行径气到无语凝噎。打游戏能把我骂哭，终日不思进取无心学习，被他的妈妈视为学习救星的我，却每天耐不住他软磨硬泡陪他一起在峡谷征战到黎明。

本以为会与他一直吵吵闹闹到最后，却因为中考一条分数线，悄悄筑起一道我们彼此都不愿承认但都心知肚明的护城河，只剩一边岌岌可危的与他相接，剩余的却就此分道扬镳。我们仍旧保持着密切但又不失距离的交往，毕竟他不懂一中的累，我也不知二中的苦。

就算我两家直线距离相隔不到百米，我却也很难再向他家的方向迈出一步，竟然到了开始惶恐不知从何谈起的时候了。

之前每一个浅浅淡淡的转身，身旁总有他的影子，现在只剩两人相隔，被回忆的洪流淹没。在日日不得见的思念之中，他的缺点和种种特立独行的做法，竟也变得越发可爱。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记得我们曾经一度非常喜欢听《大约在冬季》，不知道现在的他，脑中会不会回响起这段旋律。

（二）

同样身为老板的坚定拥护者，杰森也是我们小区里的风云人物。因为名字中占一个森字，又为了展现自己有那些出国留学归来的海归的风采，于是自己起了一个只有他自己觉得颇为洋气的绰号——杰森。可能是怀揣着对英语的向往与殷切期盼，才会对自己的绰号洋不洋气这种事情追究到底，毕竟初中考试英语能考个位数的哪一个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人物怎么会不在乎自己任何的外在表露？

谈到学习，杰森可能确实是有点特异功能。在其他科稳定保持年级中下游甚至倒数的情况下，历史却如同开了挂一般直逼年级前列，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的历史素养到底有多么丰厚，写到卷面上的东西让人觉得他通晓古今博览群书，像一本行走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实则课本外的知识他一问三不知。

学习不太办事，但赢在他鬼点子极多，2019年的春节，他强制要求我们几人不看春晚，而是费尽周折为老板举办了一场线上演唱会。美其名曰“不参加不是好兄弟”。听演唱会这种事本来无伤大雅，可关键在于这是老板的演唱会。老板此人定是俗世惊奇之才，唱出来的每一个调都能完美避开原本的声调，但他的那种极端自信的神态和忘我的境界，再加上一些特异显示自己水平的转音、颤音，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达到一种真正“让人忘记原唱”的境界。而杰森提出的这么一个点子，无异于对我们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打击。结果二人偏乐此不疲，不仅悉心准备，还有观众互动环节，让我们听众现场点歌。或许是我们表现得太过配合，两人觉

得效果异乎寻常的好，竟把这演唱会开得像个月度例会，每隔几个星期就要展现其“殿堂级歌喉”。更有他与老板约下赌注结果失败，最终只能为我们全程记录他连吃二十瓣蒜的全过程作为惩罚。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在他一个又一个想法背后，是一颗想让我们永远快乐的心。

感谢杰森，让我短暂而又匆匆过去的青春里留下几抹春风般的笑意。

(三)

前面二位的事迹如何光辉，都抵不过盖锋这些年的坎坷，身为我们小区四人组的团宠兼团欺，他这些年来的经历甚至都可用“传奇”二字概括。

盖锋与我因家长的缘故自幼结识，而家长碰面总逃不过谈论学习方面的进展。刚上初中的时候，我的成绩甚至有的时候都要被他踩过一头，可现如今已到了将学习视为禁忌字眼的地步。曾经的他是父母眼里自律的乖孩子，或许也可能是迫于来自他母亲的威压，放假极少出门，一回家就赶紧写作业，令我不得不叹服，不仅如此，我相信学习对他而言是决谈不上喜欢二字的，毕竟他

对于篮球的热爱，更是到了一种痴迷的地步。他与杰森二人，费尽周章用尽各种手段瞒住妈妈的法眼，只为偷偷地在小区的球场打一会球。而我与老板也不得不为这种执著与热血所感染，久而久之也对篮球产生极为厚重的兴趣。

说到团欺，盖锋这些年可真是“有许多委屈在身上的”。临近新年，我们几人一商量想一起庆祝新年，买了几挂鞭炮，结果盖锋又被他亲爱的母亲压在五指山下，放了我们的鸽子。虽知盖锋不易，但我们总要合理宣泄一下被放鸽子的愤怒的情绪。于是拿了一挂鞭炮在他家楼顶蓄势待发。随着老板一声令下，喜庆的鞭炮洋溢着欢悦，同时夹杂着恶作剧的快感，同样惊醒了本该在家学习实则早已与周公“战略会晤”的盖锋。于是乎，在我们的小群里看到了盖锋的质问：“你们在哪放的鞭，我怎么感觉从我脑门上炸开了？”

作为四人组里唯一一个陪我闯进一中的人，盖锋极有担当地肩负起了其他二人对他的嘱托。——多照顾照顾我，不能让我受了欺负。虽然我们几个仍然想着法儿地欺负他，在他小心翼翼、胆战心惊的与我

们网络一线牵时，站在他家楼下大喊“盖锋又偷玩手机啦！”但盖锋仍对我们不离不弃，而他对我也是诸般关照，让我觉得踏入一个陌生的环境而不感到无依无靠。

每每庆幸于身边有这样一群真心爱我的人们，却又时刻彷徨有朝一日他们是否还会依旧站在我的身边。记忆总比文字更易遗忘，所以愿这份美好永远留存于此。谨以此篇献给我的狐朋狗友们，感谢你们，让我的那些美好的时光之花年年岁岁开放。

混沌灵霄

2019级10班 雨然

可能是受网络文学荼毒太深吧，一起手就是一个这样的题目。只记得路过的语文老师脸都黑了，她将我叫出去骂了一顿，说你写小说可以，但不能写玄幻小说。

……

说实话，语文老师的教导

着实让我迷糊了好久，写玄幻小说未遂的我不禁开始思考我未来的创作方向。言情？语文老师或许喜欢，或喜欢过，但我很清楚我要真在学校里写这个，她会直接给我一巴掌并把我送到级部主任办公室里。

我，至少现在的我，还没有为文学献身的打算。

不过我始终记得，我曾用一天加N个晚上，构思了一篇玄幻小说，嗯，也是我人生第一篇玄幻小说。

自古以来，凡玄幻小说主角现世，异象不好说，但大抵也就以下三种，要么出门砍柴捡了一个戒指里面老爷爷给你讲述他悲惨的人生经历，要么你就是那个讲述悲惨经历的老爷爷在权势滔天风头无两的时刻被老婆党阴死后重新投胎，要么本来是个地球宅男在偶然之间得到一件至宝并穿越……反正不管怎么说，也就这么回事儿，至于我给主角白缪（名字随机生成的）了一个什么开局，时间一长，我自己也记不清了。

总之，主角投胎，而且一定投胎到了某穷乡僻壤的废柴身上，别问我为什么这样写，实在搞不明白就设身处地地想

想，如果主角开局认个天下无敌宇宙BOSS级别的爹，一路上顺风顺水，那我还写什么？

反正主角醒来后，一定刚好有一群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来捣乱，而“觉醒”后的主角倚仗着自己智商足足有一百比对面所有人加起来都高，一定会将那群人狠狠地收拾一顿，之后情节就简单了，一定是敏锐机智的主角从那些纨绔子弟貌似合情合理的行为中发现了某些蛛丝马迹，从而发现这些人的行为有人主使，而主使者的身后，也一定有一只幕后黑手在操纵着这一切，而那操纵者显然阴狠冷辣心机深沉不是东西，隐姓埋名（大隐隐于朝）十几载，好好的宰相长老不干，一心想着篡权谋反，可惜最后功亏一篑，惜败于刚好晋级的主角手底下。

真的，其实挺可惜的，那操纵者的智商好歹也有两位数了，照主角力挽狂澜之时他展现的家底来看，他但凡早动手个十年八年，哪怕十天半个月，也便早赢了。

忙完这些事，主角自然要动身去远方，其实先打发他在新手村练级说不定会更好一些，但虑及主角太强的话故事没悬念，读者读着也没劲，我

写着也没劲，也就放弃了这个打算。

出了新手村，什么下三天，中三天，上三天，天外天外天，天外天外……天，世界多得是，故事无非是主角到了新世界，结识了一群代表正义的有识之士，正赶上一帮奸佞小人魑魅魍魉域外邪魔谋划大事，最后结果必然是邪魔退散正义伸张之类，群众演员集体升个级后换个名字换套马甲，再水个几十万字不是问题。

印象最深的是某方地界的当权者了吧，记得他的名字叫林啸，从他名字中有带有正面色彩的“啸”字来看，就知道他作风正派心怀傲骨是主角一方的无疑了；而看他的女儿沐芸欣有一个这么好听的明显花了不少工夫的琼瑶式名字，就知道她颜值一定极高，且与主角之间必然会发生一段刻骨铭心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无疑了。

既然女主已经确定，那么安排见面自然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了，毕竟，在一个女侠到处乱跑的世界里，很难想像会有包办婚姻的存在，也便只得让他们自由恋爱了。女主具体怎么想的我不清楚，但既然那是女主（或之一），主角会有

什么异常表现如惊为天人啊，一见钟情啊，似曾相识啊（没有非她不娶）便也不足为奇了，唯一略显斧凿的地方就是那无处不在的恶少了罢，若说天外天外天外……天的世家不普及义务教育，以致于族中公子读不出沐芸欣这一名字下的女主光环，属实有些说不过去。

至于结局，也便更无趣了些。作为一名合格的主角，白某人跨级作战不说如喝水一般轻松吧，大致也不会难于探囊取物，现在好不容易打一场同级对决，对手名号前若不带个“十万年前的神孽”之类的，未免也太乏味太没有看头了，而且以“主角必胜”这一隐藏面板设定，随随便便一场打通似乎也太平淡无奇，太对不起在幕后躲的一本书的剧终BOSS了。于是，为了让小说能有一段更跌宕的剧情，只好让那些反派趁主角晋级到紧要关头稍有一点风吹草动便走火入魔时跑来捣乱，一通乱搞后将女男主二什么的通通带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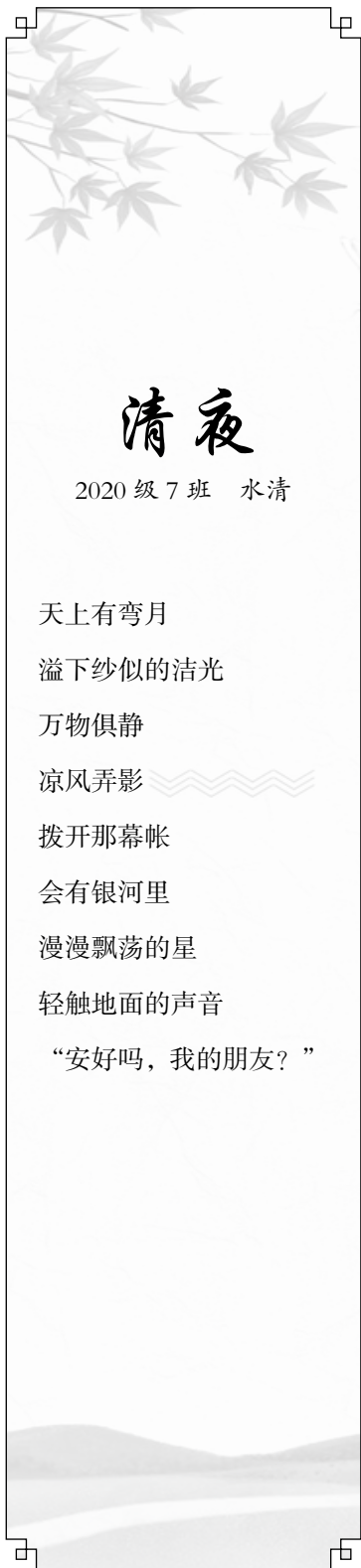
换作一般人的话，估计骨灰都找不到了，但主角显然不是一般人，毕竟主角不会走火入魔突然暴毙是既定事实，每每遇到这种事，其必是先十分淡定地先将等级升上去，练就

一身绝世神功，待反派头子在老巢放声大笑自以为天下无敌立下死亡Flag后，再冲出去将他们一通收拾打个邪魔退散正义伸张……

按说以主角那么招人恨，女主之流落入敌人手中多半是没有好下场的，真来些辣椒水老虎凳极刑炮烙奸淫凌迟之类的好像也不会坠了反派的声名，但我们中国素来是喜欢大团圆式结局的，贸然将女主写得特别凄惨容易被骂，因此苦于剧情限制的反派也只好望洋兴叹，将她们安置到一个僻静的住处等主角来认领了。

最大的BOSS都打赢了，走哪儿陷落，走哪儿有阴谋酝酿，走哪儿的人以数十年如一日的速度升级的主角也该消停了，该怎么合理地收尾自然成了首要问题。记得语文老师曾对我说过，那种让阅卷老师读起来意味深长意犹未尽的作品往往对应着两种可能——60分或0分，所以不想0分的我索性剽窃安徒生的专利：

“从此，主角与女主一起，在天外天外……天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清夜

2020级7班 水清

天上有弯月
 溢下纱似的洁光
 万物俱静
 凉风弄影
 拨开那幕帐
 会有银河里
 漫漫飘荡的星
 轻触地面的声音
 “安好吗，我的朋友？”

遇 雨

2020级23班 贾斯珀

虽然晚饭时天空中层层叠簇的云海已有昭示，即使晚自习时窗外夜色里不时掠过的闪电早已预警，可当耳中蓦然充满了让人猝不及防的“哗”的一大声，我还是被唬了一跳。

荟小声从后面唤我：“你带伞了吗？”我冲她摇摇头，雨声得意起来变得更响。雷鸣也来逞威风，在教室里滚了一圈，见没人理它便讪讪地跑走。我愣愣地盯着闪电把夜空刺到几近透明，不由地想起了前几次遇雨的情形。

上一次在校园里遇雨其实也不过是半个月前。那时我午睡片刻后起床拉开窗帘，惊觉外面有着阴阴的天色，以及划分了视界的数十条水痕——下雨了。

我收拾了一下自己，临走时摸出了柜子里的伞。出了楼，天穹上堆起了一座座连绵起伏的黛色群山，不露声色地缓步轻移。每座山同移动的步

调都不一致——若接洽了合了拍，那便蓦然化为一片青灰调的江，颤颤地滑向天际。我撑开伞，半空中就凭空盛开一朵蓝灰格子纹的花。雨滴不很大，举止也端庄，只是温柔地吻过我头顶的花瓣，落于我的背包上，最后仰首眺望一眼，黛色天空便在阖目中消失。我穿过湿润润的网球场，踮起脚尖在浸水的古板桥上轻跳，踏上柏油路时未曾有半点声响。浅紫的书包濡成一片烟紫色，我担心湿了里面的书，便轻轻往肩上提了提，绾发的发夹随着动作磕碰上伞柄，敲出几个清凉的音符。

一步步地，我不由自主地缓了步子，像应和这场温柔的雨一样努力让自己显得漫步优雅。拐过弯，离我最近的一侧花坛内栽了连绵的紅葉石楠，叶茎及叶柄的翠色明媚了一方天地，让每一个向它投去一瞥的人都眼前一亮。走在石楠旁，我恍然发现脚下的柏油路变成

了蓝莹莹的青石板，火红的叶簇升到高空，幻化成了一座座檐边微翘的红瓦屋顶，从瓦沿上滴滴答答落下的是一串串温软的词牌名。竟是来到了优雅怡人的江南小镇一般。我身上不再是校服，而是一袭月青色旗袍，细腻的绸面悄悄折射出一点流光溢彩的端倪；脚上着的运动鞋也变成了一双小巧玲珑的布鞋，鞋面上两只飘逸的仙鹤展翅欲腾。我仍旧撑着一柄伞走在这烟丝雨间，发上绾的步摇上缀了几粒珠子，轻撞着泠泠作响……

待走到石楠尽头，我猛然惊觉，抬腕一看立马撒腿就跑，因为手表表面上的指针已经逼近了“12”，而我连楼都还没上，好家伙，要完。

虽然那一惊把整个幻梦撞破，但那场雨营造出的古典幽雅的气韵却余音袅袅，令我时时回味。

更近一次，是后来过大周

回老家时。老家距家并不算远，30分钟的车程。我倚靠在靠背上，随手翻着一本杂志，不知不觉陷入了一片黑甜乡。待重新睁开眼，车已稳稳地停在老家大门前，天上水汽饱满的云海也不失时机地洒下大颗甘霖。

地势低平的院子已遭祸害，我费力地从一块块水中“陆地”上跳过，撒着欢躲进屋檐下，扒着门沿探头探脑地张望：院子里铺着的红土砖洗去了日积月累的泥尘，亮艳得落落大方；靠挨着院壁的一堆柴薪给浇灌得乌黑油亮，恍恍然竟似一块上好的墨玉；一角的菜畦里，鲜嫩的朵朵绿色恣意盛放，含着水珠儿格外妍媚；最抢眼的还是天空下仓库旁一群活物，猫狗惧水打死也不出门，鸭子们可是来劲得很，哗啦啦把一双羽翼扑打了个震天响，耀武扬威地冲着脖子摇头晃脑，时不时还往地上撇一脚，做出畅游之姿；连小小的麻雀也不畏这滂沱大雨，三两结伴地在狗窝顶上蹦蹦跚跚，闹得快乐。

敢情这鸭子敢戏水，我就不敢了？

素来与鸭子结着莫名其妙的梁子的我，瞅着它们那幅傲气横生的小模样，一口恶气向胆边生去，抓起外套罩在头顶

上就冲进雨幕中，将一帮趾高气扬的“乌合之众”吓得尖声乱叫四散而逃，藏到离我十步远的地方后才敢回头，怯怯又警惕地用玻璃球一样的眼睛观察我这个敌人。

现在我才是胜利者，我矜持地微笑着，向每一只瑟头瑟脑的鸭子点了点头。然后我低下头，笑容逐渐凝固——我的牛仔裤裤腿从脚踝一直湿到了膝盖，这就是一场单方面胜利所付出的代价。

不知道回去如何交代，我苦恼地抓抓头，却有了一个新发现——很好，外套也湿了一大片。

这该怎么解释，难道坦白我是出去撵鸭子所以湿透了吗？我呆滞地站在雨中，突然产生了一种情绪，诗意一点就是“凄凄惨惨戚戚”罢了。正当我陷入混乱时，奶奶出现在门口，疑惑且大声：“小妮子，你站在雨里干啥？不冷吗？”

我：“大概，不冷吧……”

好家伙，冷眼旁观了全场的小麻雀这时跟臊白人似的，竟吱哇了个惊天动地。

最后的结果，是我被揪回屋里换了衣服，被迫喝下一杯板蓝根后才得以允许继续去屋檐下。再次伫立在屋檐下时，雨仍是急促地下着，但与刚才

相比云海颜色稍浅了些许，不再像阴沉沉的罩子一般禁锢天地，这使得周围都剔透而明亮。而雨表现得坦率，倾落毫不扭捏，热烈烈扑上屋瓦，扑上柴堆、扑上菜叶、扑上鸭和麻雀的身体。它真挚地洗净了一切静物，而活物呢？鸭油光水滑的白羽上滞下一道道水渍，折出细细的虹光，麻雀则甩甩头，学着鸭奋力扑腾自己的那对小翅儿，腹部乳白的绒毛温柔地蓬开。这一次的雨，仿佛拂净了生命蒙上的尘埃，赋予了一切生物勃勃的意气，风发如扬帆。

“小妮子，吃饭了！”奶奶在里屋高声唤我，我应了一声转身进屋。而屋外的雨，还是欢快地落着。

所以，有的雨清丽端庄如佳人持伞走过，有的雨热闹欢快如扭秧歌生气蓬勃，有的雨如泼妇骂街，蛮不讲理且声势浩大，有的雨……

“喂下课了，我送你回宿舍？”这次是荟吵醒了我，我瞥她一眼，又瞥一眼外面乌漆麻黑的夜，妥协地拎起书包：“走吧。”

有的雨，体贴关怀润物无声，如身边一位温柔的朋友……

假作真时

作者：春雪秋叶

一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二

轻柔的音乐萦绕于我的耳畔。

我并不睁眼，摸索，在身旁的手机上胡乱划了几下。音乐声停止。

真是安静的早晨，宜入梦，不宜过早清醒。我翻了个身，睡意再度涌起……

一连串的提示音。

困倦被完全惊走，无名的怒火浮现。是对于打扰我清梦的人类，亦或只是起床气，我并无心情分辨。

带着对于昨晚未关闭手机的悔恨，我用力捶向床垫。床垫一阵晃动，却没能把我的怒

气摇掉多少。抓起手机，我飞快地解开锁屏。

几条信息从屏幕上端弹出。

这不合理的通知机制。只有零星几条消息，却如同战时电报一般。不过，这或许是催促收信者早些看完的策略。我想着，指端轻微用力，准备关闭屏幕。

「跟你说一件事」

一条消息弹出，吸引了我的目光，却没能止住我缓缓按下的手指。一阵手忙脚乱，抱怨着密码的复杂与手指的僵硬，我点开消息。

几条聊天记录被打包，罗列在手机屏幕上。我点开。形如绯闻的话题，夹杂围观者的好奇，混入几句怀疑。

「有何感想？」像是掐着时间，提问于我看完的下一秒

出现。

终是意识到自己身体与大脑的不协调。万千想法于脑中激荡，指下却半个字也打不出。良久。

「这是关于你的？」多次删掉按错的字母，并无意义的话被发送。

「你说呢？」回复迅速到达。

「估计只是为了找个聊天的话题而已。一群人，精力无处发泄，没有话题，当然要编一个出来。」厌世的心灵开始运作，我打字的动作流畅了许多。

「应该是这样。」

三

一张张照片，伴着稍带伤感的音乐，被投影在白色的墙

上。

我沉浸在电子书中。

“你看那张。”身旁，可以用过去时称呼的同学拍了拍我的右肩。我手一滑，多翻了一页。强压着心中的不满，我抬起头，看着些我正努力遗忘的记忆，挤出一丝微笑，不时点头，装作在认真听可以用过去时称呼的同学的讨论。

眼角余光瞥见他，我长出一口气，起身向他走去。

他一脸平静，坐在大厅的角落，视线汇聚于一点，手拿玻璃杯，微倾，若不是杯中雪碧破坏了氛围，倒真与品酒有几分相似。

见我走来，他扭头看向我，无言。我沉默着，坐在他右侧的座椅上，目光投向他刚刚凝视之处。几个身影谈笑风声，她就在其中。

“不去聊两句？”我假笑道。

“没必要。”他又将头转自那个方向。

“嘴上说着没必要，却一样很关注，就这就是您所谓的……”我停顿几秒，但似乎他并没有补词的兴趣，便笑了几声——这次是真笑——补充道：“我老阴阳人了。”

他并不回应，只是盯着那

一处看，眼神有些迷离，不知是因他微眯双眼，还是因他看的不仅止于现实。

四

“话说，可，可以走了吧。”我上气不接下气，伸出左臂，总算是拦住了似乎仍想继续跑下去的他。

“就这？”

沉默笼罩。

初冬的白昼总是短暂的，十一月的18时，与九月的20时无甚区别，除了温度。我将头埋在衣领中，手缩在袖中不愿探出。操场四角，四根灯柱屹立，照亮跑道便是万幸，根本无力驱散操场中央的黑暗。努力无视身体的痛苦与寒冷，我将注意力投向操场上踢足球的几人。却只见几个、十几个黑色的身影，追赶着一个黑色的球状物，不时反射几点微光，倒显得黑色更加浓郁。

“你还记得我假期跟你说的话吗？”他突然开口，“那件事，好像有后续。”

“是真的？你确定？”我问道。

他没有答话，但大概是点了点头。

想象着他一脸苦涩，见他面无表情，我笑出声来。

不知是否误会了，他开了口。

尽是些故事与推论。倒还算有趣。

不多时，他讲完，我们再度陷入沉默。

我并不能给出什么建议，却也只得硬着头皮说了两句。

预感没来由地于心中浮现，或许，故事就要结束了。我想道。

尾声

仍是不知结局。

但无论如何，结局就在那里。

我向前看，每一次都看到不同的景色。

叔本华说得没错。人生永远是悲剧，想得到的得不到，得到的不是想得到的。他如此，我如此，或许，她也如此。

假作真时真亦假。

亦是快乐，因我看见未来正跃动于我的笔尖。

——写给每一个迷失在舆论中的人。

我对日本核污水入海的想法

2020级13班 翟建森

回溯到十年前的2011，全球最严重的核事故之一——日本福岛核电站堆芯熔毁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然大波。十年过去，事态已逐渐稳定，然而，一波难平，一波又起。

4月3日，“福岛事件”的处理工作尚未完成，日本政府做出决定，两年后将处理“福岛事件”所产生的百万吨污水排入海洋，此次举措再度引发全球热议。

日本政府曾用过蒸馏、电解等方案来处理核污水，然而其为了追求最经济的方案，可以更环保、更完善处理核废水的方案一概否定，最终选择将核污水排入海洋这条下下策。当核污水入海，会不可避免地会被洋流携至太平洋的角角落落，这不只是日本本国所遭

受的威胁，这将会是太平洋沿岸几乎所有国家都要遭受的威胁。日本政府在公布其决定的同时也作出了“会将核污水稀释40倍”的说明，甚至宣称专门稀释的核污水可以直接饮用。但在新闻直播中，一位日本官员作为试喝员，却在可饮用稀释核污水即将送入口中时，其迟疑的动作和止不住颤抖的手，使日本政府的承诺难以令人信服。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此次事件尚没有国际第三方组织对核污水入海对未来人类和地球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专业评估。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核污水排入海后将会造成的后果还是未知的。

近期，网络上有两段视频：一个是中国初中生在看到日本决定排放核污水的新闻后失声

哭泣，一个是韩国对此事的抗议者当街削发抗议。这两段视频不仅收获了数百万的播放量，更有十几万网友的点赞和评论支持。初中女生是为了我们的家园环境即将遭受迫害，自己却无力改变而流下悲伤的泪水；韩国抗议者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尽一份微弱但坚不可摧的力量，当街削发以警示众人。

面对两年后的核污水排入海，我们可以做什么？仍在少年的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不幸的现状，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把握仍存在的青春年华，去学习，去拼搏，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在未来肩负起保卫国家和维护世界不受侵害的使命。

“我有个梦，禾下乘凉梦”

2020级6班 陈春伊

“我梦见试验田里的超级杂交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那么大，我和同事就坐在瀑布般的稻穗下乘凉。”一位老人曾说。

在湖南长沙，一片金灿灿的稻穗随风起舞。在这片稻田里，也许你会看到一位老人面颊发红，汗流浹背，躬身嗅着、抚摸着那一簇簇饱满可爱的稻穗，他的脚上，浸着泥土的芳香。

是的，他就是袁隆平爷爷，我们亲爱的袁爷爷，敬爱的袁老先生。

记得袁老先生的一项项贡献。从经典的“三系法”到中国独创的“两系法”再到超级稻，水稻亩产量从17吨到18吨再到20吨，从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到“共和国勋章”，再到世界粮食奖，他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他用自己的汗水，造福了人类！

记得袁老先生那一句句话多么朴实无华：“我还想再

活10年，10年后，中国人一定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困难有一百个，但我们总有一百零一个解决办法，再难的关我们都能顺利过去。”“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他说时，眼里闪着光，充满了肯定与必胜的信念。

记得袁老先生那一个个生活瞬间多么生动可爱。袁爷爷爱下棋，下棋输了时，会一巴掌拍在出招人的脑袋上：“臭小子，乱支招！”而后仰天大笑。在袁爷爷面对小孩子时，总是会格外的温柔，有次出席活动时，门外满满的记者他一个也不见，但当听到有人说“刚刚献花的孩子说‘您是教科书上的人物，想跟您合张影’”时，袁老先生却急着说：“孩子们在哪儿呢，快进来。”起身就要去找。袁爷爷是个“自恋”的老顽童，平日里自称是“资深帅哥”，见人夸他身材好便忍不住心中的高兴，洋洋得意。

就是这样一个可敬可爱又可亲的袁隆平，带着杂交水稻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记得，袁老先生在医院的那些日子。“我老啦，一把年纪不中用了，你们不要为了我不吃饭啊。”他常和护士们说笑。这是他第一次长时间住院，但他心里装的却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老爷子的宝贝——试验田。望着病房窗户上的一颗颗雨滴，袁老先生的思绪早已飞到了他的试验田。他像一位长着巨大金色翅膀的稻神，永远守护着金灿灿的稻田。

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袁老先生安详地走了。

黑车，白纱，载着袁老先生的灵车从湘雅医院出发，来到了马坡岭，他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实验田，株株金稻弯下身子送别先生；来到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最后驶往明阳山殡仪馆。一路上，人们泪雨交织，一路追随相送，“袁爷爷，一路走好！”与汽车鸣笛声混

与阳明先生交谈

2019级 24班

刘明昀

合交融，回荡在街道。我仿佛体会到了那年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受。“功著神州音容宛在，名垂青史恩泽长存。”袁老先生穿着他生前最喜欢的衣服，在鲜花的拥簇下，盖着国旗永远地长眠了。

回忆着，袁老笔下的《稻子熟了，我想您了》；回忆着，袁老读的《长征》时有力的声音；回忆着，袁老爽朗的笑声……我的心里终究是空了一块。写至此时，已不能自己。愿后人继承袁隆平院士之遗志，不负老先生毕生心血，让中国人自己牢牢端住饭碗。而我们这些承袁爷爷恩泽的青年人，都将负担起民族复兴国家昌盛的责任。

“大家吃不饱饭，我亲眼见过。”

“那您是不是特别害怕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

“不可能了。”

袁爷爷，您一路走好。

附袁隆平写给已故母亲的信：

《妈妈，稻子熟了》（节选）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妈妈，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还记得吗？1957年前，

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

“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我从来没有问过您

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地陪陪您……哪

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

谁知道，即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


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长，您一定有很多话想对

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

田，少做一次实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地好好陪陪您。

哪怕……哪怕就一次。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谷子在阳光中毕剥作响，水田在西

晒下泛出橙黄的味道。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啊……妈妈，稻子熟了，我

想您了！

青山崔嵬，绿荫成片，缕缕日光斜斜地从层林的缝隙中钻过，日光中，照清了阳明洞天。阳明洞天，位于会稽山，明代大思想家王守仁曾在此地筑室隐居，研修心学，然后以“阳明”为号，谱写了一段旷世传奇。

站在这里，我目视着前方，目视着这先贤遗迹，眼神锋锐，似是要把它看得清晰透彻。恍惚间，我突然看见一位峨冠博带、面容清癯的古人在午后的阳光中端坐，微笑不语。啊，这难道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心学”创始人，人称“千古第一完人”的王阳明先生吗？我心下一惊，赶紧快走几步，想要上前看个究竟。诧异间，只见光影变幻，我已和他对坐在了

一处陡峭的山崖之上，此刻，白浪滔天的大江，层叠的树林，震耳的水声和林间的静谧，一切在午后阳光中真实可触。那正襟危坐的正是阳明先生，他双目似闭非闭，若有所思。

我忍不住开了口：“先生沉思，所为何事？”阳明先生睁眼，微微抬头，看见我，却并不吃惊，缓缓说道：“平定两广土司叛乱的良策。”然后又闭上了眼睛。

我不敢打扰先生沉思，风掠树林，枝叶窸窣，先生似有所悟，轻咳了一声。我凑近前去，轻声说出我的一个疑问：

“先生，别人读书为科举，您却偏说读书是为做圣人。没觉得这志向太大、太远了吗？做圣人可要比做官难太多了，不然万古长夜怎只有一个孔仲尼！”阳明先生伸手一捋胡须，微微眯起眼睛看向我：“志向远大不好吗？生而为人，若只为自己，只为名、利，谁来保百姓苍生？谁来兼济天下？孔圣人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颠沛流离一十四载，岂是为一己之利？正因其志向高远，才会成为这沉沉黑夜中的一盏灯火啊！我虽不是孔子，但我愿意成为他那样的人。再者说，圣人孔子做得，我自然也做得，不但我做得，你也做得，人人

皆可为圣贤！善念者，本性也，人只要知行合一，致良知，皆可成圣。”

我不禁若有所思。现代社会可谓机遇多多，很多人手上都握有登上理想列车的车票。但遗憾的是，既能登上列车又胸怀大志的，只是寥寥数人。更多的人，只簇拥在车站的墙角里斜倚着。先生却在机遇稀缺的明朝，立下最宏大的理想，一生为之奋斗，并且实现了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理想。念及于此，对先生充满了无尽的敬佩之情。

过了一会，我又问道：“先生这一路走来，所经历的灾祸与厄运有不少：奸佞的迫害、昏君的无能、死亡的威胁都一直在！您很清楚，可即使是这样，也还是要坚持做一个圣人吗？”先生微微点头：

“东坡先生曾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灾祸和困苦谁没有遇见过呢。但只有经得住磨砺，才能走到最后，做到无人所敢想之人。凡事要在事上磨，事上练，才能真正体悟良知，才是知行合一啊。这样的人生，才是无憾的人生！”先生仰起头，目光坚定，大声吟出一首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

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言罢，他的面色又和最初一样了，古井无波。

我看着他，不由得陷入深思。待到日落西山，飞鸟归林，只见他起身整衣，跨步下山，跃上战马，迎着如血的残阳，率领浩荡的千军，奔赴那未知的战场。我默默地看着阳明先生，他面庞的线条紧绷而凌厉，目光犀利，似要洞穿时光……

眼前又是一阵光阴变幻，依然是会稽山的下午，我眼前的依然也只有刻满岁月凿痕的阳明洞天。我扬了一扬嘴角，无声地笑了笑。凡是要在事上磨，事上练，才能真正体悟良知吗……我也该去践行自己的“事上磨”了。

【指导教师：黄小灵】



妈妈的头发白了

2021级19班 范泉达

妈妈的头发白了，她依旧美丽。

她有时会跟我和弟弟感叹她年轻时的“倾国倾城”，但接着她就嬉笑着说，自己如今已经“青春不再”了。

妈妈像这样回忆青春的情况不在少数。就好像，她要用对现在自己容貌的不满去纪念自己已逝的青春和曾经的容颜一样。

可我并不这么想。我见过她年轻时的照片，的确很美。照片上的她是个小姑娘，乐观开朗，脸上有真挚的无忧无虑的笑容。

在我眼里，现在的她也很美。只不过是另一种美，一种经历了岁月的美。

妈妈的乐观开朗始终没变，不同的是，如今的她已经成长为了位独立而强大的女性；拥有了更多的责任感、担当能力和生活经验。

美是无法被定义的。妈妈在两个不同的人生阶段所展现出的美，当然是不同的，又怎分高下？我眼里的她，一直是

美丽的。

妈妈的头发白了，白得那么坚强。

她经历了一次不幸的婚姻。

我好奇她的心灵是否完整，我好奇她的灵魂是否重伤，而我的疑问并非无缘无故。

她怀着我的时候，婚姻已经出现了问题。一个又一个夜晚，她怀着对丈夫的深深思念，一个人忍受怀孕所带来的身体上的不适和情绪上的起伏。

不仅如此，她还遭遇过家庭暴力。有一天晚上，在和爸爸的争执中，她的脸磕到了马路边上，小小的脸上磕出了一个大大的伤口。愈合后也难免在额头上留了疤。一直以来，这块疤都被她的刘海遮挡着，仿佛不存在一样。

曾经的是非对错，我不了解。我只知道这些足以让人崩溃的事情都发生在了妈妈的身上。而她诉说这些过往时，却微笑着。我的种种好奇也都在这个微笑里找到了答案。那是一种真诚的表情，而非一种伪

装，它印证着妈妈对过往的释怀。

用妈妈的话来说，在她的生命里，那次婚姻带来的伤痛都已不再重要，不值得让她在乎；而因那次婚姻而诞生的我，才是她最在乎的。

妈妈的头发白了，这并不影响她的勤劳。

作为一名医生，她默认勤劳是自己的使命。无论忙到多晚，第二天她总会被一股“神秘力量”支撑着站起来，准时去工作。虽然她偶尔也会向我表达自己的疲惫，叫我懂点事；可她就像忍不住一样，在工作需要她、别人需要她的时候毫不犹豫，全然献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每当我问妈妈“你为什么这么拼？”的时候，她总会默不作声地看着我，直到我尴尬地说出下一个话题。

现在的我，终于明白了那个眼神的含义。我终于醒悟，妈妈的勤劳，无非是为了我和弟弟，为了那个由她撑起的家；

而那股每天支撑着她站起来的“神秘力量”也并不神秘，无非是伟大的母爱而已。

妈妈的头发白了，我回报她的时候到了。

不知从何时起，白发变成了一种象征着衰老的符号。

我的妈妈确实在变老，不是因为她变白的头发，而是因为我在慢慢长大。

妈妈的头发白了，我回报她的时候到了。

不知道的事情太多，叹息和懊悔的潮水足以吞没我的心脏，但是我还是沉默的等待潮水漫过眼角的每一寸，还是祈求在不眠的长夜中寻求短暂的快意与解脱。千方百计触摸火焰的愚昧与注视火焰的贪婪，迅速消亡的快活和渴望刺激的多巴胺，都使我沉溺在娱乐的深渊中。于是灼烫的火星点燃了昏沉的双眸，猛烈的触感氤氲了雾气沉沉的脑海。对机缘巧合的信任和侥幸心理阻止了理智的增长，加速了机遇的消亡，追逐烈火之人最后注定为火所焚，享受弄潮之人难免随波而逝，我本应明白。

当落日的余晖充盈我的眼眶，月色的妩媚侵占我的脑海，对梦与欲望的抉择恍惚又明了的出现在温和的柔光中，令我为之着迷，彻夜难眠。追逐未来是一场神圣的选择，但拖延和怠惰却阻拦我多次，艰涩的道理总是不讨人欢心，而放纵欲望却能舒缓我迸裂的神经。

难眠之夜总是长得能用生命度量，渺小心脏的跃动一下又一下的抨击着狭隘的胸腔，流淌出促狭的回鸣。当嘈杂的不甘与困惑席卷我的世界，像那被沙暴包裹的晴日，被饕餮吞食的万物，暗无天日的等候

和无处挥斥的情绪温和的拂过我的周身，黑夜的来临就在所难免。当沉迷游乐虚度光阴，当肺腑逐渐停止运作，恍然间明亮又透过绸缎的缝隙、拨开佳木阴翳，排山倒海奔赴世间，也刺破房间的黑云密布。

无数的得过且过，不可估量的时间荒废，都随着白昼的来临而落寞。疲倦的双眼和干涩的双唇，喧闹的神经和鼓胀的心脏，浪费的生命一去不返，新的挥霍指日可待。于是我又懊悔着地惶惶度过白日，把一切交给明天。但那个明天似乎从未到来。

不知道还有多少个难免的夜，黄昏的时长超过了被挥霍而消散的白昼。我想着。

于是突如其来的重击便成为了灼烧着、剧痛着的救赎。你是明晃晃几页考卷，你是笔杆下颤抖的字迹，你是一瞬间的平静——甚至接近死亡的哀痛。你是我的克星，我恨你，但是又无法逃避。于是在10小时的博弈之后，我输得一败涂地。意料之中的结局还是让我的呼吸都困难，剧烈的痛苦像是锅中翻滚的熟水，一直以来享受着温和舒适的温室环境，放纵欲望以至舒畅自己淤塞的魂魄，我错了，（下接33页）

决战

2021级38班 茶天空

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夜，黄昏的时长超过了白昼。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阴天，晴天又逃去了谁的家园，雨总是丝丝缕缕的下着，思绪总是恍恍惚惚的飘荡，就连字迹也模糊了，晕染了天边。

不知道书的哪一页被岁月的洪流途经，连秒针走动的细微声响都被吞噬，留下冗长的空白，眼前的时光都被放慢，拖着悠悠的影子。



行千里，触碰未来

2020级 邵子涵

☆
在
大
学

作者简介：

邵子涵，东营市一中2020届毕业生，二月文学社第十五届社长，现就读于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现在仍然能清晰的触摸到毕业那天的温度，那一瞬间的失落与激动总让我有回家的冲动。

录取结果的页面运转的太快，我还没做好准备接收重庆对我的邀约。报志愿的时候一直在纠结：究竟要是学英语还是学中文，怕自己后悔没能在大学选择最初的梦想，于是在截止填报的最后十五分钟里我擅自更换了中文专业的顺序。

2020年9月，新生报到那天重庆下着不大不小的雨，这种雨最令人讨厌，因为拖着巨大的行李箱艰难的爬坡，打伞也不是不打伞也不是。我绝望的看着一望无际的山路，即便是云雾缭绕的歌乐山也没能让我有成为大学生的喜悦。想必



篆香

是阴雨连绵的天气所致，对重庆的向往和落空感一股脑涌上心头：我要复读。但很显然，我没有这个勇气，于是我开始大学生活。

重庆的秋天最爱下无休无止的雨，新生军训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和疲惫，反而是由于

天气原因断断续续的训练没怎么用得上防晒。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在第一次班会上莽莽撞撞的走上台竞选了班长；十月，开始正式行课，现代汉语、现当代文学、文学概论、写作、古代文学……再加上一些选修课和公共课程川外的课

程多的有点喘不过气来，初入大学偶尔想划个水偷个懒又怕被老师抓到，所以现在正坐在书桌前的我回想起自己的一生活还是非常感叹那些在活动和学习中挣扎着的通宵；十月中旬，我犹豫的加入了学生会组织部，当选了新生发言代表。后来组织部的工作有些多，有时候要熬夜做与党团有关的任务，有时候要写各种活动的主持稿与策划案，又有时候要组织好班里的各种活动，所以有些时候就会抱怨很累，有些时候又会发现在这样紧张的时间规划中还能“偷得浮生半日闲”实在是个壮举。在大学，申请教室堪称最费劲的事情之一，每次要楼上楼下跑这跑那的去各种各样的办公室盖章，这种时候想到同学们的认可却总会有温暖与爱的收获。

一直以为自己会喜欢安逸

的生活，所以从来没想过在当班长、参加学生会后还会在大学里创业，当然，我同样没想过中文专业会接触和深入互联网+大赛以及三创赛。今年五月的时候团队成员一起创立了公司，建立网站，后来连着开了很多会讨论产品和方向，在每次的讨论中我会收获很多新的思路新的突破点，我们一起在民宿里通宵写策划，一起到九龙坡区团建，互相帮助共同奋斗，他们总会尽最大努力拉着我一同向前。因为他们的到来，我甚至可以不动声色的安慰自己，一切的确是命运的安排。



怨怼后多么深刻的后悔莫及。利用中午的午休时间，我报名学习了在山下的古琴课，虽然在重庆的某些“极端天气”里要一个人背着琴上山下山，虽然琴包的肩带会勒的肩膀很痛，但每次听到沉郁或是清脆的琴声，我都会感叹学习中文专业的幸福之处：跨越历史长河，每一位弹琴赋诗、意气风发的少年跃然纸上，我也可以与他们穿过字里行间的氤氲把手紧紧相握。在大学，遇到了太多朋友与感动，哪怕是几个人约着到后山去吃个火锅，被辣的喊着头晕且直跺脚也会狠狠的被青春的活力和异地他乡的烟火气所打动，而泪流满面。

那么，我相信你我会同在进行千里致广大的路上，随时启航。

在大学，无论如何，选择了自己曾经向往的专业就不会因为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而在一次次的



风景园林自救指南

2016级 燕丽晨阳

作者简介：

燕丽晨阳，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大三在读，大二时选择转专业，成为投身艺术事业的理科生。永远热烈的欢迎一切挑战与改变，典型且越发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虽然从事写写画画的工作，但梦想是写写画画拯救世界。

在这一天，你成为了一名风景园林专业的学生，而你的任务，是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顺利毕业，同时，活下去。

第一学期，你并不知道你要面对的是什么。你像其他专业的学生一样，上着公共课，参加着社团活动，对未来懵懵懂懂，应付着手边的素描作业。你隐约描绘着未来：读研或出国，成为景观设计师，你笔下的奇思妙想会落地生根，成为现实。

这是一个造梦的专业，是人类最高级别的艺术美学与自然景观的结合。你学习园林史、绘画、建筑、软件，生活渐渐忙碌起来。从早上八点上课，直到晚上九点后夜深人静，回到宿舍，继续桌上画到一半的

设计图。

你很忙，越来越忙，但你看不到进步，也看不到希望。你的同学 A 曾经是与美院擦肩而过的艺术生，你的朋友 B 出生于景观世家，你的舍友 C 在大一的时候斩获无数国际大奖，而你甚至连最简单的软件也没有学会，完成作业，听懂老师的授课内容，消耗了你太多的精力。

一个又一个期末，一个又一个作业月与考试月相撞，模型、展板、报告、手绘、设计……所有的一切会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每一个双手沾满颜料，手掌蹭满铅笔灰，甚至刀割伤了手指的夜晚，你回到静悄悄的宿舍，独自在阳台上洗漱的时候也会想：我是傻子吗，我为



素描课结课作业上我画了一个自画像
为什么要学风景园林？

三年高中数理化，一朝大学艺术生。这是一个努力与收获完全不对等的专业，因为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老师很难传授给你设计的理念，也很难公允的判断作品的优劣，甚至连工作待遇也配不上五年的心酸，9106 或者 007，似乎差别也没那么大，最顶尖学府毕业的设计师也只不过拿着热门行业普通的起薪。

有时候真的会怀疑，我们

到底在坚持什么？

但答案其实也简单，当我第一次完成一次设计任务的时候，我知道我的选择没有错，即便这个设计作品拙劣，幼稚，甚至丑，但丝毫不影响我心中那种澎湃欲出的成就感与喜悦，我知道，这是我一生不会后悔的五年。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趴在公园草坪上，争辩一棵草的学名；我们跑去十公里外的花鸟市场，为一盆茉莉和老板讨价还价；我们一起做模型计算数据，一起逛博物馆，为每一个瞬间的美好开怀大笑。来到风景园林专业之后，半年时间我们跑遍了整个成都。或许现实从来都残酷，但在学生时代

可能的末尾，我总想让现实与童话的距离再近一些。

人生能全心投入做自己所热爱的事的时间也许并不多。事实上我身边的朋友，大多并不会成为一名景观设计师，老师、平面设计师、公务员、创办独立工作室、房地产……以及更多的可能。景观设计师的工作实在侵占人生，但景观设计师的教育却努力教会我享受人生。于此并不冲突，很多人依然坚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条很情怀的道路。

事实就是，风景园林专业并没有听起来那么美好，巨大的作业量会让很多没有绘画基础和创作欲望的人头痛不已，

但对于热爱艺术、创作和生活的人来说，这或许真的是非常好的选择。虽然就业前景并不算优秀，但在选择空间被大热门计算机、金融侵占的现状下，似乎没有什么专业前途光明，我始终相信事在人为。在能满足基本生活的期望下，为热爱的事业奉献一生，是一件多么幸运美好的事情啊。

最后总结，如果你是：热爱生活（必备条件）、自控力强（避免无休止拖延导致熬夜）、热爱画画（没有基础也可以）、家庭条件还可以（学费稍贵，画材课外辅导班消费高）的文化生，欢迎来到风景园林专业，体验艺术生的大学（工科学位噢）！



印象深刻的图纸抄绘一张



和朋友的调色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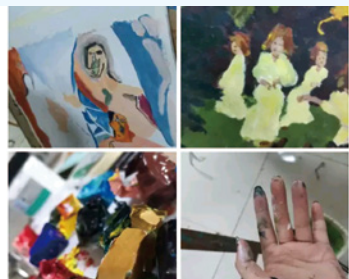
期末的作业之一



某次素描课很美的晚霞，后来老师让我们关了灯一起欣赏一会



某次立体设计课



关于色彩课的吐槽

(上接 28 页) 现在我的魂魄都几乎散尽, 留下的不过是被侵蚀的躯壳。我落榜了, 没有获得本应绝对属于我的殊荣, 就像沾沾自喜的一方之主落下神坛, 挂在天上的皎月沉入谷底, 光辉万年的太阳颓废的阖上双眼。空洞的沉寂席卷我的周身, 仿佛世界都早已消失, 骄傲的少年怎能甘心接受因为自己的虚度而丧失的辉煌, 我顿悟了。

失去的岁月无法弥补, 未来的青春挥斥方遒。手心上深深的血痕, 不愿承认的深夜的哽咽, 缓缓抱住自己的空乏无力。是的, 我输了, 我向来勇于承认输赢, 但这并非英勇无畏的体现。只是可惜我生来便是勇者, 无畏和不屈是骨骼中的气节。我输了, 但是我还能赢。于是在这浩劫之下, 勇气便脱颖而出。当放纵变成节制, 沉沦变成巍然, 喧哗变成寂静, 我便突然不再流连在快意之中。“快来不及了。”我明白, 并且把它刻在心脏的深处, 那鲜血每经过它一次, 我便刺痛一次。

在浩劫过后的时光, 我用笔杆绘制人生蓝图, 为自己失去的傲气做寻宝图, 我深爱着我布满灰尘的理想, 于是便用我的血浆将它擦洗得熠熠发

光。深夜, 我闭上双眼, 灯光的残影沁入心底, 在颓唐中醒悟并不容易, 苦涩的汗水折磨着每一寸味蕾。但是当抬头看到璀璨的星光, 前路是由星河垒成的桥梁, 我明白, 只要我走过这个山岗, 前方的路, 是一方通行啊。

于是, 怀揣着年少的孤勇和青春的昂扬, 我在此立下战书, 摒弃对欢愉的难以克制, 追逐心头之所期, 前行而为年少之辉煌梦想。我以我泛泛之辈的姓名, 击垮我前路中所有的鼎鼎有名的人和事, 用我自甘堕落遗留的平庸来追赶伟大, 这是决战, 时长是三年, 我会让你们记住我的名字。

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奋进的夜, 读书的时长将超过白昼。

决战, 拉开帷幕。🌙

奶奶给予的温暖

2021 级 6 班 孙佳琦

坐在摇椅上的奶奶, 与几十平方米的屋子争夺着暗淡的灯光。其中几缕误入了奶奶的

头顶, 黑发早已知趣地为白发让出领地。她的皮肤像蒸干了的土豆, 眼里布满的忧愁望着岁月匆匆流逝。但奶奶仍在钟表机械地摆动中, 奋力求取一丝温暖, 送给她心中挂念的我。

打我记事起, “奶奶”这两个字, 在我心中占下了很大的比重。奶奶手工精制的各种玩具织物, 如同甘泉一样, 丰富、滋养、孕育了我的心田。一把剪刀在奶奶的手下熟练地游走, 像海浪间船尾割开的银线, 塑造了瑰丽的世界; 五彩斑斓的织线, 密密麻麻、纵横交错, 穿梭之间, 美丽的图案展现在眼前; 清脆利落的声音则组成了交响乐, 伴随着阵阵鸟啼, 环绕在耳边。在奶奶手下, 一面平平无奇的白布, 顷刻间变成了精美的玩具和豆沙包。当我怀着舍不得的心情, 把“珍宝”展示在小伙伴们面前时, 他们惊奇而又羡慕的眼光更是让我的心情升至九霄, 顿时感到无比的温暖与幸福。这伴我成功地走出了人生第一步路。

时间就像奶奶手中的毛线, 一端吃力地连着过去遥远的记忆, 另一端紧紧地牵着现在。不经意间, 绵延无尽的长河令人伤感, 但即使岁月散尽, 那

份温暖仍萦绕心头。

那日放学后,我倍感疲惫。我妄想从咖啡般苦涩的生活中寻求一丝甜头,却又无可奈何在布满荆棘的路上拼搏向前。冥思苦想中,一阵紧促的门铃声钻入耳畔,牵引着无精打采的我打开门。一瞬间,震悚般的感觉像电流穿过全身,好久不见的奶奶站在对面。她一只苍老斑驳的手紧握着做工细致的鞋垫,一只皱纹满布的手吃力地攥住了一大把零钱。我无法想象,年迈且足不出户的奶奶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选择打车,也无法想象双眼昏花的奶奶熬过了多少个不眠日夜赶制这份温暖。她扯了扯衣角,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我忘记事先说好了。”紧接着,那双布满针眼的手给了我紧紧的拥抱,我缓缓地 from 嘴边吐出了:“奶奶……”

我穿好鞋垫,那一份温暖汇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这是奶奶给予我的温暖,它将载着我风雨兼程,鞭策我奋力向前,鼓励我勇攀高峰! 🍀



敬星光

2021级38班 赵文奇

自诩比肩宋唐 挥笔是万丈辉煌
怒斥过世间炎凉 妄可改变时代的方向
厌恶纸醉金迷 灯红酒绿 成功之士的金钱至上
想远离柴米油盐 不委身于碎银几两
却不知世道艰涩 岂是少年孤勇可轻易抵挡
等差数列的故事 写的是眼角的微凉
雨敲打的风铃 把情歌撕心的唱
被泪润湿的考卷 呜咽着展露出颓唐模样
满地残破的稿纸 写满了高不可攀的梦想
心中的炽热 已经被反复熨的滚烫
谁人可知 我的内心因挫败而激昂
战栗的笔锋和柔心弱骨 永不可立定一方
悠悠银河夜飘荡 我有幸识得真正的光亮
执笔蛟龙遨游 写下的公式是希望
月色苍苍 全世界都是书页翻动的声响
日光晃晃 浸透了温暖的纸张
步履踉跄 语调中是奋进的铿锵
清晨游荡的云雾 却勾勒出其道大光
暮色昏沉的阴暗 却幻化成乾坤朗朗
原野中做梦的少年 褪去了青涩的迷惘
深夜起身夜读的灯火 足以抵御魑魅魍魉
如若一心向着远方 我愿拿出我的担当
阿伏伽德罗常数不是心中的宽广
匀变速直线运动也不是年华中的海棠
我愿依托艰涩的文字写出年少的豪放
愿用年少在时代华章上再书一笔少年意气飞扬
抬头骄阳正起 云雾苍茫
低头数形交错 根号的平方
你看到了吗 那个梦寐以求的前路
在心房
在前方

抛出梦想的那一刻

2021级6班 孙佳琦

屏息，凝神。8月1日上午，几乎所有关注东京奥运会的观众，都在等待着这一刻，铅球能顺利地从中国运动员巩立姣手中抛出。我僵直地守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她的动作。周围的一切仿佛凝固，唯有心脏在扑通扑通的跳着……


“千万次的出手，只为那一次的辉煌！”这是解说员在赛场解说时，留下让我记忆犹新的一句话。这句话用来形容中国铅球女运动员巩立姣，再合适不过。铅球的体积很小，用掌心就可以包住；但铅球的质量很大，承载了她多年的汗水与梦想。从2008年到2016年，她的梦想都没有如愿。无数次的挫折与失败，正像冰冷刺骨的寒水，袭向一颗年轻热血的心。

生活像一座巨山，打击、

阻碍了巩立姣成功的梦，但她仍选择站在山之颠呐喊：我要让五星红旗在最高处升起！依稀记得2016年我观看里约奥运会时，看到挑战自我失败的巩立姣面露失望之情。也许只有她知道，四年对于一位运动员来说，意味着不可多得的宝贵年华；也许只有她知道，无人的看台与黑夜，是多么寂寞寒冷。没有丧失昂扬斗志的她不断在微博里写到：“逐梦人加油！东京奥运会等我！”我明白，这是她在三届奥运会战败后内心痛苦的呐喊，也是在训练时伤痛复发后，唯一坚持下来的理由。

抛球，这一枯燥无味而机械的动作，正在悄无声息地积累，铺垫着她走向成功之路。赛后，她面对采访，不禁泪流满面，哽咽着讲述着她的内心独白：“所以人一定要有梦想，

万一哪天实现了呢？”我的内心突然如湖面投石，生出了阵阵波澜。这也许就是奥林匹克精神，赋予了这位努力了二十多年的运动员以热血和热泪。当她手举国旗，把她披在身上，向镜头展示着衣服上的五星红旗时，没有一位中华儿女不为之动容。她也终于能够自信的讲出：“成功与失败我都经历了，什么都不怕了。好多人问我是不是会退役，但只要祖国需要我，我会一直练，练到练不动为止。”

电视机里，这个相貌平平的女生正在蓄力，准备扔出最后一颗她的梦想之球。当铅球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那一刻，我的血管与神经都为之震撼。金牌已然敲定，可不绝的欢呼声渐渐在我耳畔传来，祝贺着、鼓励着度过不平凡二十一年的巩立姣……

不问终点，全力以赴

2021 级 8 班 张语恬



奥运专题

你是从什么时候认识乒乓球的？大概是小时候跟随爸爸看奥运会的时候，他指着电视上的比赛告诉我，那是乒乓球比赛，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只是看到中国队情不自禁的加油，再大一点时，我才对乒乓球有深入的了解，每当我看到国旗缓缓升起时，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中国乒乓球队球员用自己的青春汗水将乒乓球发扬光大，为中国在奥运会上升起国旗而努力着，其中有我最喜欢的乒乓国手——马龙。

里约奥运会上，我认识了最耀眼的他，他完成了自己的大满贯，也在多个比赛上获得冠军，而 2018 年却因伤退赛了好几次，他似乎消失在了赛场上，媒体上也充斥着“六边形时代已经结束”的标题，而我也认为他即将退役，之后我再没有关注过乒乓球比赛。

临近中考模考多次失利，我也再不能静下心来学习，我只感前路迷茫，一片昏暗。身边的朋友稳步前进，而我却原地不动，不管怎样努力似乎都达不到我想要的终点，老师和父母的期望，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开始写日记来发泄自己的情绪，无意中找到曾经的日记。

那时我还是马龙的狂热粉丝，我会因他赢一场比赛高兴不已，也会因他输一场比赛而郁郁寡欢，看着以前的文字，只觉那时自己的天真纯粹，而我也再次关注起了马龙，看到他刚参加完全运会预选赛后的一次演讲，我才更加深刻的了解了他，他五岁开始打乒乓球，2006 年拿到自己第一个团体世界冠军，而在之后却不断输球，怀疑自己到了顶点，甚至想退役，但就算心里崩溃，还是日复一日的训练，他不想这么认输，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并不是天生的六边形战士。经过日复一日的训练，严格要求自己，后来一直赢到了里约奥运会，之后又赢了很多场比赛，才让我看到如此耀眼的他，而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因伤退赛这么长时间没有打球，已然没有了未来的方向，为此，他还剃了光头，寓意从零开始，那是他职业生涯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有了这次经历反而让他感受到自己对乒乓球的热爱。今天他又重新站在了奥

运会的赛场上，拿下了自己的双圈大满贯，向世人证明了漂亮离场并不是只在巅峰时期退役，也有绝地求生，也有从零开始！在他的激励下，我重拾信心，不断努力，稳步前进。

“他说过，当你身处深渊，退无可退的时候，眼前就只剩向上的一条路。”时间是最好的注解，只有努力才是天赋，是最完美的注解，是他激励着我前行，也让我不惧前方的黑暗，最终考上理想高中。

时隔多年再次看他的比赛，最后决战时刻，我的心就像揣着一只小兔子，怦怦跳个不停，屏息凝神，赢了！我先是激动一跳，再大喊一声，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喻。他没有辜负自己多年的努力，又一次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我也没有辜负自己。他的人生大起大落，但始终跟自己死磕，最终破茧成蝶，涅槃重生。

他作为中国队员，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把这颗小球发扬光大，不问终点，全力以赴！是他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前行，我将会以他为榜样，在未来的路上，不断前进！

作者简介：魏临夏，笔名四时，2019级21班学生，鹿鸣诗社副社长。擅长诗歌、散文，有多篇诗文在《弘毅》发表。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小矮人，热爱古诗词尤其喜欢杜甫，笔名取自“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永远为文学而狂，便永远是少年。

写作感悟：喜欢记录日常，因为热爱生活。有些人有些事终将远去，那就让我用文字来留住那些感动、快乐与哀伤。“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我正在提升自己的路上，希望有一天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说好一起

2019级21班 四时

愿她化作天上星，永灿烂，长安宁。

——题记

那是2015年9月1日，我转到东城上学。离开了熟悉的环境，作别了一起长大的朋友，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将自己藏在教室的角落里，张扬跋扈了四五年的我，一夜之间收敛了许多。从前天不怕地不怕，此时却只敢低头读书，感受着新同学们好奇的目光。

眼角余光瞥见一个女孩向我走来。我忐忑不安，有些紧张，并没有马上抬头，反复机械地读着翻开的那一页上仅有

的一行字。

“你也喜欢读书吗？”一个好听、友善的声音响起，一抬头，映入眼帘的是她明媚的笑，像春阳般温暖人心，仿佛有一股神奇的力量，能驱散所有的阴霾。明亮的眸子透着乐观、开朗、热情。

我点点头，记住了这个明媚的笑，我从未见过如此明媚的笑容。

后来，我逐渐适应了新环境，开始观察班里的同学，尤其关注那个笑容明媚的女孩。

每次看到那温暖的笑，我总忍不住想要接近她，我想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走进彼此的心

里吧。一次偶然的换位，我们成了同桌，由于性格相投，喜好相似，我们慢慢变成形影不离的朋友。

我们一起上课，坐得笔直，努力让老师注意到自己；我们一起帮老师分担班级事务；我们一起批阅听写；我们一起在体育课上满校园疯跑。每次考试后我们都会迫不及待地询问对方的成绩，相互鼓励，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有她在的地方就充满欢笑，有她在的时光无忧无虑，我常常想：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相处不到一年，我们便升入初中。我和她不在一个班，

甚至不在一个楼层。我们约定初二一起骑自行车结伴上学，让灰色的马路延长我们相处的时光。我们约定一起努力，三年后一起考入市一中实验班，我们约定永远是好朋友，永远陪着对方。每次考试后，我们仍会迫不及待地询问对方的成绩，欢乐、忧伤，一起分享，携手一起努力，共同进步。

某次月考后，我在教学楼拥挤嘈杂的走廊上遇到了她。我隔着一整条走廊喊她的名字，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的成绩，但是她最终也没听清我说了什么。

我看着她消失在走廊尽头，消失在人群中。

“下次，下次见面再问吧。而且，下次见面时我要吐槽她刚理的头发，下次一定！”

那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再也没有“下次”了，她就那样，永远地消失了。

一次匆匆的见面，竟成永别。

那次匆匆的见面后不久，校园里我再也寻不见那明媚的笑容，我听说她得了重病。再之后，我听说她手术成功出院了，在廊坊调养。我每天都期待她回东营，我好第一时间看见她冲我笑的样子。再之后，

我听到她旧病复发去世的噩耗，我无法接受这个冰冷至极的消息，去翻看她的QQ空间，已经好久没有更新的空间里只有无声的沉寂。我不相信她已经离开了我们，她一定只是身体不太舒服而已，我不停地给她发QQ，等来的是阿姨打碎我梦境的回复：对不起，原谅阿姨没有把她带回去。

我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哭了一天。

初二我独自骑自行车上学，那条灰色的马路，又长又寂寞。初三我独自努力考上市一中实验班。我们永远是好朋友，但是我们没能永远陪着对方。

后来，我有了其他朋友，我和别的朋友在课上坐得笔直，和别的朋友一起帮老师分担班级事务，和别的朋友一起批阅听写，和别的朋友一起分享校园疯跑，和别的朋友一起分享出成绩时的喜乐忧伤。我开始和别的朋友约定一起骑自行车，和别的朋友约定各自努力考上心仪的大学，和别的朋友约定永远是好朋友，永远陪着对方。

不管我有多少新朋旧友，我从没有忘记过她。

那些失眠的夜晚，满脑子都是那个笑得明媚的她。

流年

2019级21班 四时

“我只想要拉住流年好好的说声再见，遗憾感谢都回不去昨天，我只想铭记这瞬间，我们一起走过的光年。我只想要拉住流年好好的说声再见，心中刻下你们的笑脸，看流星划过天边，许下我们的心愿，让现在成为永远。”

耳机里播放着这首《记·念》，我恰好在手机上翻到了2014年从广利港游玩回来写的小作文，配图上的我们天真烂漫，河水也似被我们的笑容感染，泛起粼粼波光。恍惚间，我像是又回到了那个没有课业负担的年纪，仿佛又看到了你追我赶，笑声里尽是无忧无虑的我们。

我们四个从小一起长大，住在同一个小区。晚饭后，我们常常聚在一起玩。捉迷藏、搭积木、玩磁铁、打游戏……那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一眨眼便是晚上十点，一眨眼又到了离别，我总是死缠烂打地要求再玩一会儿，就一会儿。嬉笑声惊扰了月亮，我们挥挥手，道声再见，作别一地月光。七岁那年的圣诞节，我们在卡

片上写下小小的自己的大大的梦想，挂在圣诞树上，她想成为一名医生，她想做一名吃遍天下美食的画家，我想变成舞台中央最闪耀的那颗星。我们约定好，要把愿望卡片保存到我们长大、愿望实现的那天。

小时候，我们四家经常一起旅行，一起览泰山，一起赏瀑布，一起烧烤，一起在首都的烟雨里叹盛世。

那年，我十岁。

我们和往年一样一起出去游玩，这次没有走远，就在本地的一个小水湾旁烧烤。不知道从何处找到了一块大木板，又向大人们要了两根粗木棍，四个孩子站在木板上，木板变成了小舟。大人们也童心未泯，和我们一起“划船”。

“一二三！”

“一二三！”

童年的镜头里是开怀大笑的我们。

十一岁那年，我搬离了住了十一年的小区，离开了读了五年的学校，作别了相伴八年的发小们。他们也去了不同的初中，各自追逐一个与小时候不同的梦想。我本以为我们会永远无话不谈，永远形影不离，会一起长大，一起面对更多的未知与成长的烦恼。但是之后的四年，我们再也没见过，也

没有网聊过。

中考后，我们相约去了厦门，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旅行，也是分别后第一次重聚。毕竟小时候一起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很快我们便忘记了刚重逢时的拘谨，走在鼓浪屿繁华的步行街上说说笑笑，坐在中山街的奶茶店里下五子棋。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分开过，我们似乎还是那年手牵手登泰山、睡眼惺忪地坐在泰山之巅等日出的我们。

今年，我十七岁。

很幸运，我们就读于同一所高中，只偶尔在校园里遇到彼此，脚步匆匆，我们连对方过生日都忙得无法去道一声“生日快乐”。我们都长大了，分别了太久，我们都有了各自的朋友圈，有了各自的烦恼。我跨年朋友圈祝福的对象也从只有他们变成了没有他们，我们好像就这样渐行渐远了。

在父母们的组织下，今年过年，我们又坐在了一起，起初气氛异常尴尬，开口聊的也只是成绩、未来。梦想从天马行空变得现实而具体，她想学外语，他想学信息，她想出省看看，我想去梦想的大学学中文，小时候写过的梦想卡片早已无踪无迹。后来我们又大大

咧咧地坐在一起打扑克，他们依然在我洗牌的时候半开玩笑地吐槽我笨。

流年匆匆，我们不再是那四个笑声里无忧无虑的小孩子，变成挣扎于梦想与现实的少年。

流年匆匆，流走了天真，流走了亲密，改变了我们，又好像什么都没带走，什么也没改变。我们看似渐行渐远，却又未曾分开。

流年，有稚嫩的呼喊，有抢不到的秋千，有一起读过的绘本，有捉迷藏躲过的衣柜，有夕阳笼罩的篮球，有山水，有做不完的题，有欢声笑语，有离别愁绪，最重要的是，有和我一起走过这些的他们。

姥姥

2019级21班 四时

姥姥家在乡下，乡村的空气总是夹杂着泥土的清香和阳光的温暖，姥姥的老屋旁种着几棵无花果树，树旁忙碌着一群群、一只只勤劳的小蚂蚁。老屋的墙上满是我们小孩子的涂鸦，破旧的柱子上到处是鞭炮

炸过的痕迹，屋外是无忧无虑的我，屋内是笑声爽朗的姥姥。

那间老屋，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了。姥姥的样子，我也已经有些记不清了。

小时候父母工作忙，我是姥姥看大的。姥姥说着一口我听不太懂的家乡话。我们俩在一起时，姥姥会不停地跟我说话。“夜来后晌（昨天晚上）吃了什么呀？”“你把那个机折子（一种板凳）给我拿个（过）来。”见我很蒙，姥姥就笑：

“我说话你听不懂啊。”直到现在我清楚地记得年幼的我努力弄懂姥姥在说什么的心力交瘁。

姥姥耳背，我们语言也有差别，“夜来后晌，你妈妈给你做了啥好吃滴呀？”“西红柿。”“啥？土豆丝？”“西红柿。”“你说啥？”“……”和姥姥说话我都是用吼的，姥姥听不见时，我就站在一旁盯着她那努力听清的神情，又心急又无奈。“哦，洋柿子，对不对？”“欸，对对对。”我如释重负，姥姥笑得像个孩子。

比跟姥姥聊天更累的是陪姥姥看电视。姥姥喜欢看新闻，还喜欢边看边读，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我：“这个字是啥呀？”“zhan”“cun”？“zhan！”“……”

哦。”姥姥其实还是没听清，但是也不好意思再问我了。

虽然我俩沟通有些费劲，但是我喜欢跟姥姥一起玩。和姥姥一起打扑克，打不过姥姥，我就要赖，把手里的扑克全部扔在桌子上，大喊：“我赢了，我赢了！”姥姥总会哈哈大笑。下一局一开局，姥姥就把手里的扑克全部甩在桌子上，学着我的样子大喊：“我赢了，我赢了！”祖孙俩在沙发上笑作一团。

姥姥不喜欢闷在家里，即使是夏天也经常带着我顶着大太阳出去玩。“姥姥带你去荡悠悠，好不好呀？”姥姥身体很硬朗，把秋千摇得很高，仿佛岁月都被拉长。吱呀吱呀，我坐在秋千上，姥姥站在秋千旁，我笑得很欢畅，姥姥笑得很慈祥。

姥姥之前过的日子很苦，总担心三个女儿生活拮据，缺钱花，所以有个喜欢翻看女儿钱包的习惯。如果看钱包里面钱多，姥姥就笑眯眯的，仿佛自己发工资了一样；如果钱少，就会皱着眉头叹口气，满是心疼又帮不上忙的懊恼。我把发现的秘密告诉了妈妈，妈妈周末回家总会把钱包塞得鼓鼓的。

姥姥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出生的人，那个年纪的老人大多迷信，姥姥却是个例外。听妈妈说，我小时候有一次高烧不退，村里有个奶奶摸了摸我的头说我掉魂了，要带我去叫魂。姥姥拦着妈妈训斥了一顿，命令妈妈赶紧带我去医院，遵医嘱，老老实实打针吃药，那个奶奶一看姥姥这个宝塔镇河妖的架势尴尬地走了。姥姥不但不迷信，也没有重男轻女封建思想，不管外孙还是外孙女，都是她的掌中宝。

姥姥爽朗直接，刀子嘴豆腐心，和姥爷吵了一辈子架，嫌弃姥爷耳背，嫌弃姥爷木讷，嫌弃姥爷慢吞吞，嫌弃姥爷邋遢，却一边把最好吃的饭菜往姥爷盘里夹。在闺女家住不了几天就惦记老伴儿要求回家，也在姥爷发病时慌了神流了泪。姥姥觉得自己身子重，不忍心让姥爷蹬三轮载她，总要求跟在姥爷的三轮车后面走。姥姥就这样走着，出了车祸。

我突然想再和姥姥聊天、看新闻了，想她不住声的唠叨了，想她爽朗的笑声了，想她拍我的背哄我入睡时哼的歌谣了。

直到现在，五年过去了，我还是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我还是不敢相信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没有姥姥了。



消逝

2019级29班 薛晴

你为干哑的稻壳作画
绘它的一丝一缕
你为枯涸的河床吟诗
诵它的脉脉泥迹
你为荒寂的小屋修葺
它茅草上布满的厚厚的尘
——沾染了你的气息

你在执著些什么？
或许它们曾经——
滋养了一方土地
承载着一席烟火气

夏日目击证人

2020级23班 云醴

天空干净，
像猫咪的碧色眼眸。
流云倦懒，
大朵大朵瘫在屋檐梦呓。
林荫道里，衬衫洁白，
袖口悄露一点青春气息。
裙摆蹁跹，
张扬着划破几处明亮空气。
在身后，
蝉鸣轰然坠下树梢，
惊吓了一连串欢笑，
擦着炽热气流匆匆奔入天际——
夏天到了。

暮色骑行

2020级23班 云醴

车轮轻盈，
辘辘流过寸寸柏油路。
细风淌过指缝，
向上，
徙云惶急奔波，
赶去朝拜西方坠落的金乌。
向下，
一只喜鹊倏地压上枝梢，
炫耀尾羽，低低啁啾，
闹得那枝倦怠地轻晃。
向前，
心神悄悄拨快了五分钟流光，
提前站上了门口。
享受门后那抹期待的微笑。
车轮轻盈如飞。

青玉案

2019级10班 沈珞

孤鸿万里烟波渺，尽平楚、苍茫道。落木萧萧山河老。流觞不复，曲水空绕，旧阙残晖照。
寒松白雪空矜傲。杯酒言欢负年少。心字两重清梦杳。郢人难觅，无缘管鲍，千古风霜扰。

云之诗词四首

云之，实名生一鸣，2019级29班学生，爱古诗，喜填词，亦写新诗。词自然请丽，有画意。

☆
呦呦鹿鸣

菩萨蛮

昼暖亭台宜小立，
芳华随处自可憩。
越女初怡颜，
新试春罗衫。
梨花鬓上笑，
黄鹂枝头俏。
经年又逢春，
踏青少故人。

暮山溪·白梅

自古咏梅花，多作昵昵儿女词，喻作美人、隐士、高贤而已。余谓此种种皆不得梅之真韵。梅者，花之英豪也，岂甘拘于闺房之中？叹惋之余，恰适腊月梅花发。故作此篇，聊以抒怀。

琼阙瑶阁，满座雪衣客。
卧剑佩冰弦，似当年、荆郎姿色。
冷月皓影，暗香飞寒柝。
纵玉马、集金戈，长御朔风掣。

千古雄奇，沦拘女儿乐。
英魂自无言，难夺也、丹心烈澈。
煮酒横槊，真性入平仄。

《无衣》歌、随君和，燕关犹待勒。

浣溪沙

山寺万籁寂深禅。
烟波千里流画船。
残阳斜照一纸鸢。

不知纸鸢何去向，
但愿江边盈盈仙。
轻舟聊寄绿波间。

渡歌

今夜就出发吧
撑一叶渡船，别离喧嚣
花裙子和小狗
篱笆边的小姑娘
永不褪色的微笑
永不老去的歌谣
掌心的流萤，钻进洞箫
吹眠了秋千边的芍药
吹皱了摆渡人的年少
梦游着的星辰
在嫩荷间盈盈舞蹈
陨落的月光也悄悄
向时间的影子秘告：
今夜就出发吧
撑一叶渡船，别离喧嚣

记一次真实的投稿经历

2019级10班 雨然

大概是去年夏天罢，闲极无聊的我突然有了文学创作的欲望。

我不敢托大，只是试着写了几篇较短的小说，到某杂志社编辑部碰碰运气。

编辑部不大，正中是一位坐在桌前的不修边幅的青年人。他写得是那么投入，以至于完全没有意识到桌上的墨水瓶已经倒了，沿桌沿滴到了一只白猫身上。

白猫不喜欢墨水，它懊恼地甩了甩身上的毛，弄得地上、墙上全是黑墨水……

青年人自称林齐，作家，兼这个杂志社的代理编辑。

“我不把你当外人，所以我说得直一些，”他放下了我的草稿，对我说，“你的文风不行，得改。”

他指着文稿中的某处对我

说：

“……月亮升起来了，天地间被一抹茭白取代，故乡的月，故乡的河，路灯在远处明灭……”

“这，有什么问题吗？”

“哈？有什么问题？有大问题。”他挑了挑眉毛，右边的眉毛熟练地打了一个结，“你这样写与那些庸俗的人有何区别……”他一面说，一面抓起了身边的笔。

我的文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红色填满。

“看。”他将文稿扔给我。

“金乌已然坠下，继任者是谁？阿尔忒弥斯还是赫卡特？月光落在蓟犁的土地上，远远得，看见水晶球的蕤在冲我狞笑，试图将经过她的每一个人推向俄狄忒斯的深渊。

呵，我可不是罗兰。

沿着巨熊的足迹，我去寻找乌龟，十二条光柱之间，再不见那座塔。

没有了塔的世界，大概也没有大漠吧……”

“这……”我很惭愧，因为我发现我不再认识自己的手稿，“你这样写有什么用意呢？”

“用心感受，”他一面低头在纸上龙飞凤舞地写着什么，一面从百忙中抽出精力扭头教导我，“能感受到字里行间蕴含的感情吗？我知道你能，不需要读懂，我们追求的是意而非形。几天后刊登新一期杂志，我要给外出的主编一个惊喜……”

我不由得钦佩面前这位其貌不扬的青年，并不仅仅因为他可以轻松地在眉际打一个又

一个结，更因为他能写出一种深奥的、我读不懂的文体。

“等消息吧……”抛下一句话后，他不再理我，投入了新的创作中。

几天后，当我再次推开编辑部的门，意外地发现里面一片狼藉，窗户四扇碎了三扇，地上会是散落的纸稿与碎玻璃，还有几枚烂苹果与鸡蛋。

那只白猫趴在一个靠窗的角落里，它很精明地占据了编辑部里唯一的一方净土。

“这是怎么了？”我有些诧异。

林齐从纸稿堆里钻了出来。

“一些嫉妒我成绩的跳梁小丑罢了。”

林齐淡定的态度使我愈发高看他了。

“我的作品？”

“已经刊上去了，这批刊物空前成功，正在……”

身旁一阵异响传来，最后一扇窗户也碎了。

几枚鸡蛋自窗中飞了进来，不偏不倚，正砸在我身上。

楼下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哈？这群家伙！”面前的淡定先生跳了起来，冲楼下大吼，“不要用你们粗鄙的语言污辱我的文字！”

回应他的是更响亮的咒骂声。

林齐无可奈何，只得愤愤地坐下，“那群肤浅的家伙，自以为是……”

编辑室外传来了敲门声。

“谁？进来！”

一个警长打扮的人推门进来，进门后，他先是打量了一圈室内的状况，目光在我领口的碎鸡蛋上稍稍多停了片刻。

“林先生，你的情况比我想像得还糟。”警长淡淡地说。

“对，像这帮法外之徒，就该受到制裁。”

“你先别急，先听我述说一下你的‘功绩’。”警长从口袋中掏出了一个小本，一字一字地念道，“自上午六时，我们警局的电话就没有断过，读过你主编的杂志的大部分人都觉得你疯了，担心你扰乱治安，还有少数人，嗯……三个，固执地认为自己疯了，一个将市图书馆付之一炬，一个绑架了三四个路人扔到地铁轨道上……全乱套了！这是一场灾难！对此，你至少要负一半责任。”

“我对于被扔到铁轨上的人表示深切的歉意，但我的确没想到过我的作品，可以感染那么多人……”林齐熟稔地接

过话，“可惜主编他说他要改变行程今天回来，不然我可以更好地展示……”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警长的眉毛也开始打结，待我回过神来时，意外地发现他两侧的眉毛缠到了一起，估计短时间解不开。

我很好奇他是什么时候学会这项技能的。

“幸亏我早点回来了，”在林齐喋喋不休的时候，一位拎着包的中年人出现在了门口，环顾一圈编辑部后，他的眉毛也拧成了一团。

“四扇窗户全碎了，还有我从埃及带来的饰品……这些倒是小事，林齐，你知道你给杂志的声誉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吗？你能为我解释一下这些莫名其妙的文章是哪来的吗？”

“我写的啊！”

“你说这……算了，那小依的‘杰作’呢？你为啥也加上了？我记得我明明把它删掉了啊……”

“小依？你说回收站里那篇啊……那篇写得才好呢，字里行间甚至每一个看似无序的符号都蕴藏着深……”

“打住，”主编冷冷地打断他，“作者就在那里，想聊的话你们俩面谈。”

时间机器

2019级10班 雨然

“哈？”

那只名唤小依的白猫懒懒地抬了抬眼皮，朝面前聒噪的人们不满地“喵”了一声，侧过身去，继续睡。

“好了，林齐，我告诉你，你被炒了，真的，任用你是我此生最大的错误，”主编转向我，“还有你先生，也请你先离开吧，我想我得收拾一下这里的東西。”

“什么？”仿佛刚反应过主篇的意思，林齐气得嘴唇发白，“你也来诋毁我的大作？我告诉你，老古董，你看古今中外的名著，哪篇浅显易懂？作品越是让人读不懂，水平越高，越是让人读不懂，越值得回味！”

不满地哼了一声，林齐扬长而去……

以上便是我那真实的投稿经历，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投过稿。自然再也没见过林齐，没听过他的名字。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钦佩他，将他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只因无论我在闲暇时如何拜读当年那本杂志，都读不出小依的杰作中的深刻内涵。

【璐璐】

轻轻合上书，不禁又打量起了周遭被装饰好的一切。

不得不说，新家的样子，我还是蛮喜欢的。

客厅中那个小小的身影，还在忙碌。

“小芸，差不多了，坐下来歇会吧。”

被称作小芸的女孩直起身来，朝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坐到了我的旁边。午后的阳光透过薄薄的帘，洒在茶色沙发上，似为其蒙上了一层浅浅的纱。

“璐姐，木先生去做什么了，横竖有一年没回来了吧。”

“他呀，他和他的团队好像在研究一个挺重要的课题，大概可以当作时间机器来理解吧……”眉心处传来一阵剧痛，良久才渐渐消泯。“我也不是很清楚……毕竟，我也不常过问他的工作。”

【丁一】

“木生，我们的资金告罄了。”

面前的男人没有抬头，显然刚才的话又被他紧绷的大脑过滤掉了。

叹了一口气，我走上前去，晃了晃他的肩膀。

男人抬起头，阴冷的脸上写满了愠色，看到是我后才稍微敛怒容。

“是你啊，丁，真抱歉，我刚刚走神了，没听见你在说什么。”话虽如此，但我从他脸上着实没找到一丝歉意，“怎么？有什么事么？”

“我们的经费不够了。”

“经费？”他喃喃地说，脸色也因皱起的眉头显得愈发阴暗了，说真的，若非他对宇宙坍缩有极具特色的见地，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同这种人合作。

“我们的进展……到哪儿了？”

“差一点，也是最难的一点，即我们目的信息流所跨过的坍缩奇点应使用 $7efz$ ，还是 $7efz95$ 。”

“不是有半成品吗？我们

放出消息，自有志愿者……”他显得有些不耐烦，似是在讲述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木生！”

他再抬头，很奇怪我为何如此激动。

不知怎么的，心中无名火起，我抢上前去，拽住他的领口，将他抵在墙上。

“你疯了！你把人当什么？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吗？以半成品的机器运转，即使型号对了，成功率也不足……”

木生不耐烦地甩开我的手。

“知道了，你忙你的去吧，我再想想其它办法……”

【邝华】

“邝医生，潞小姐醒了。”白衣护士推门进来，话传到后便匆匆离开了。

简单地套了件外衣，我来到了110病房。

病床上躺着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子，可能是刚从昏迷中醒来的缘故吧，她的脸色略显苍白，浅绿色的双眼显得怪异而空洞。

我的到来想必是吓到她了，她猛地转头，宛若惊弓之鸟，看见我一袭白衣后方才恢复平静。

“潞小姐，还记得我吗？”我轻轻拉过病房里的一把椅子，在她身旁找了个位置坐下。

“潞……小姐？我……你叫我什么？”

“你叫潞璆，我是你的老朋友，市医院常驻医师，邝华。”

“哦……”她虚弱地应了声，右手轻轻扶了一下前额，似在回想，“我好像记起来了，但……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两天前，你与家中佣人聊天时突然昏倒了，不过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您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

“嗯……”沉吟片刻，她眼中的神采渐渐恢复，“那个……能帮我将小芸叫来吗？我有件事，想请她帮忙。”

“好的。”我点点头，“不过，璆，你什么时候开始戴绿色美瞳了？”

“绿色？”她微怔了一下，拿起床头上摆放的镜子，打量了一下镜中的自己，“哦，你说这个啊。怎么？不好看？”

“你戴什么都好看。”

她嘴角漾起波纹，淡淡笑了，宛若山茶花开。

【临叟】

老师，那个人是来干什么的？

谁？他啊？他自称木生，说是要搞什么跨时空灵魂传送，具体是啥我也没听懂，反正就是来问我如何给人的意识减负。

我还能同他说什么？毕竟这些都仅仅在理论层面，且不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我也就随便同他说了点吧，也就是以我的角度解释一下意识以及人体内信息流在何时达到最小值。

他好像不是很满意我这个答案，于是又向我打听有没有其它人对人的意识、思维方面有所涉猎，我就把我知道的几个人告诉了他。

那个木生，从头到尾一直冷着脸，连句道谢的话也不说，一个怪人……

【木生】

黄昏，金色的光洒进不大的小卖部里，温馨了一方小天地。

“……在现实情形下，一个坍塌的恒星的行为不会是O-R图像所描述的那样；当坍塌物质中的不规则体离核心区太近的时候，实际情况会显著偏离之前假定的球面对称性……”

“木大哥，璆姐刚叫小芸买了两把这样的刀。”

见我没反应，前台的收银员又重复了一遍。

“啊？”

“小芸刚刚来过，买了两把刀，还有一对黑色的美瞳……”

“哦，我们还没在一起呢。”
“对不起，我一直以为……”

“算了。”我耸耸肩，付完款，转身离开。

“……从而O-R图像就失效了，取而代之的，在中心位置可能产生旋流，大多数的坍塌物质会从中心区域甩掉，从而结果会是一个非常奇异的时空……”

行走在僻静的林荫小路上，听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片墓地，其实也无所谓，自记事起，人们便幻想星空，而不会去关注脚下无名的殉道者。

“……你们所谓的意识就是人体内的电信号罢，就长距离跨时空传送来说，你们可能陷入了一个误区……”

一丝明悟闪过，提着东西的手微微颤抖，手心也有些冒汗，不知是缘于激动还是紧张。

【小芸】

地上有一只美瞳，黑色的，静静地躺在沙发旁一处不为人知的角落。

这是……璆姐的？

“小芸，谢谢了，……对了，我实验室里还有点东西，你帮我带给璆。”

“那个……木先生，璆姐最近来过吗？她……”

“她……偶尔来吧，最近没有。走了，随我进去拿东西。”

木生的实验室比我想像的简陋不少，地上没有铺就地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气息，四周因缺乏光线而显得分外晦暗。

“小芸，有兴趣成为我的研究项目的一位志愿者吗？”木生从桌上拿起一瓶试剂，轻轻晃了晃，转向我，问。

“我……”正当我打算回答时，一个纤细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木生背后，手中银光高高扬起，稍一停顿，挥向身前之人。

在我的尖叫声中，试剂瓶落到了地上，无色液体溅出，碎玻璃上依稀可见木生绘就着愤怒，迟疑的脸色及一双浅绿色的眼眸。

“你，你为什么不自己试试呢？”没有理会地上木生脸上的阴霾，璆姐径直将他拖入了角落中一台怪异的机器中，自己则跨上一旁的操作台。

“你真的应该试试这种感觉。”

血痕，在实验室的地板上延伸，晕散，尽头处是一台闪烁着强光的机器，机器中不时传来男人的嘶吼。

“你真的很倒霉，毕竟，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看着重归于寂静的机器，与那具不再挣扎的躯体，台上的人轻轻地说，又似刚意识到我的存在，扭头朝我浅浅一笑。

“吓到你了吗？如果不是我，刚刚在里面的人应该不是你啊……”

【不重要的邻居】

哎，你听说了吗？员外家的孩子被鬼缠上身了。

他先是昏迷了三天，醒来后就神志不清了，他说他叫木生，向身边人打听什么农力（历）公力（历）……

还有，他那双眼睛……发绿光！

听说员外一家请道士作法，三个月后眼睛才恢复。

哎，你可别说，那孩子醒来后对自己三个月里的所做所为一概不知，这不是被鬼上身了是什么……



绘/高三23班王伊诺



其一

这是一堵矗立在交通要道上的深灰色的墙。

他此刻正死死地凝视这面厚重的令人叹息的绝望之墙。夜阑，黎明将至。他知道自己不能在此地久留。哪怕知道墙的另一面有自己至亲至爱的人。

几年前，他曾是在两个城市中辗转做生意的普通商人，但这堵一夜之中拔地而起的墙打碎了他本平静的生活。一觉醒来他发现两个城市的关系已经是一碰即燃，双方政府长期对彼此的警惕和猜忌最终使双方的人民永久不得往来。

想到这里，他更加快步的向前走去。几年前，他曾为不得与家人相见而茶饭不思，现如今，他是地下组织的第二号人物。——他们决定，在不久之后就举行暴动，来给这场荒谬的闹剧拉下帷幕。

其二

后颈沉闷的痛楚和手上冰凉的镣铐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

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

——或许自从墙竖起来起，他就已经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

计划走漏风声，大批人员遭到逮捕。他也不例外，成为墙右方国家的阶下囚。

但今天有所不同，凛冽的寒风中却掺杂着一丝喧嚣，令人很难联想到他正处于监狱的最深层。

正当他满腹猜忌和疑惑之时，一个狱卒走了过来，用红色的丝巾蒙住了他的眼睛，不知将他带向何处。

其三

他什么也看不见，心中的紧张和恐惧随着越发嘈杂的喧嚣声和刺骨的季风迅速膨胀。

也不知走了多久，拉着他向前走的力从镣铐上消失，他停了下来。

隐隐约约中，他仍觉得自己在监狱里，

但是此刻，人声鼎沸。

思索着，揣测着，他的思绪早已飞出九霄云外。

一声突如其来的枪响和胸口撕裂般的痛感把他强行拉回现实。

他应声倒了下去，在血泊中拼命地呼吸着生命中最后的氧气。

又是一阵寒风呼啸而过，将本就劣质的丝带迎风吹落。

模糊之中，他看见了——

愤怒的人群山呼海啸般的涌进监狱，其数量不止组织成员的十倍之多。

人们咆哮着，高喊着自由和正义，如来自地狱的烈焰一般不可阻挡。

意识逐渐模糊，人群却越发的清晰。

他看见了，看见了他强壮的父亲，慈祥的母亲，担当坚强的哥哥——还有他怀有身孕的爱人。

几滴泪水不知是因为疼痛还是感动从他的眼角寄出，在生命最后的一刻，他轻轻地合上了双眼，在心中低语：

“从今往后，再也没有墙了。”

俊哥

2016级 程云飞

我有个表哥，名字里有个俊字，家里人让我管他喊俊哥。

俊哥勉强读完高中便来“投奔”了我爸。我爸在小县城里开了个小饭店，俊哥就在后厨干些杂活，学习厨技。

我太小了啥也不懂，经常“欺负”他。有次我爸妈都不在，我叫他给我做拔丝土豆吃，他完全不会，我瞎嚷嚷说加糖就行了。结果最后他端出来了一盘沾着白糖粒的土豆块，还烫伤了手，我笑话他，他自己也只是笑笑。我爸妈回来时，他直接问我爸拔丝该怎么做，学会之后，我们接下来几天吃的是——拔丝地瓜，拔丝馒头，拔丝山药……

一年多下来，俊哥厨技进步很快，被我爸介绍到了省城去。

很快，听说他有了女朋友，据说家里条件不错，长得也干净漂亮。

俊哥偶尔会回来我家看看，总是能给我带来小县城里从来没见过的新奇玩具，所以俊哥是那会儿我最喜欢的哥哥。我接过新奇玩具便闷头捣鼓起来，俊哥大

概就去找我爸聊会天。过了不久，俊哥从我身后俯了下来，教我如何摆弄这些玩具。我的注意力却不知何时转到了他随手放在一边的皮夹子上。我知道里面有张漂亮姐姐的照片，我哥微笑且骄傲地给我看过。他自己看那张照片的时候，满眼都是宠溺。

小学一年，我期末考得不错，爸妈带我去了省城玩，晌午饭点走进了一家酒店。跟着旋转玻璃门进去，我着实被里面的豪华气派震惊了——宽广的厅堂和熙攘的人们，风韵的内饰和雅致的灯光。我们扶着红木楼梯走上二楼，进了一个小包厢，里面的窗户都是雕花的。一直住在小县城的我哪里见过这样的景象，想想我爸的“小破店”，不禁“幽怨”地叹了口气：同样都是别人吃饭的地儿，差别咋就这么大！

落座，我妈笑着对我说：这就是你俊哥工作的地方。

我瞪大了眼睛。

饭罢，我还回味在佳肴的美味时，包厢门被敲响了，俊哥推开门走了进来。这个男人饱满的

额头油得发亮，头发向后梳起十分整齐，制服干净几乎不见油点与烟黑，袖子挽起露出略微白胖的小肘。他带着笑容，看起来意气风发：叔婶，你们来了？

我爸也笑了：忙完了？

我在懵懂中叫了声俊哥，他笑着应了，说我又长高了。后面的事情我就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俊哥真的帅！

小学三年，听说我俊哥又要来了，我很兴奋，又要有新玩具了，但父母的表情并不好。很快我便失望了，俊哥这次来提着一个行李箱，却没有新奇玩具。

他情绪失落，有丝魂不守舍，进门便被我爸妈叫着坐了下来。爸妈的表情看着很着急，俊哥低着头。我感觉有些不好，想起自己有箱奶，给俊哥喝一罐他应该会高兴起来吧！我蹦跳着拿了一罐奶递给了俊哥，他却突然夺过奶弹起身来，一把将我按倒，握着奶罐对着我，要打下来。我爸我妈急忙大喝几声，他才清醒过来，懵懵地重新坐下，抱起了头。

我很害怕，我妈赶紧把我抱到了房间里。关上门，她跟我说：你俊哥得精神病了，不要刺激他。

我感到不可思议，俊哥在我记忆里这么帅的人，怎么会突然变成了精神病？

后来透过爸妈与老家里人的电话我才知道，俊哥与女朋友分了手，精神有些失常，工作的时候差点弄炸了蒸车，又被酒店辞退了。

俊哥在我家呆了两天，便被接回老家了，也被接进了医院里。

出院后静养了不久，他的终生大事——结婚又让家里人头疼了一段时间。是啊，谁会愿意嫁给一个“神经病”呢！老家的人还是办法多，左瞒右藏真就给他介绍到一个，怕夜长梦多很快就把婚礼提上日程，对方竟也爽快地答应了。

一切出乎寻常的顺利，我们一家回到老家参加俊哥的婚宴。提前来到俊哥家，七大姑八大姨都围着俊哥千叮咛万嘱咐叫他正常表现，千万别犯病出岔子，然后有个问题家里人都很头疼——俊哥精神还没完全恢复需要按时吃药，这个事如何瞒过新娘呢？商量了一晚上也没个结果。

第二天，新娘来了，长得也很漂亮。我又惊了，心想俊哥真

有福气，神经病了还能娶到这么好看的媳妇。

从老家回来，我问妈妈：俊哥吃药有办法了吗，没被发现吧？

我妈叹了口气：没得办法，瞒一天是一天吧。

后来，老家传来消息，原来新娘也是个“精神病”。好嘛，这次家里人彻底没了心病，稳住两人精神、积极恢复就行了。

现在啊，俊哥两口已经抱上了二孩，日子过得挺幸福。

就碎成粉末。上游的水库丝毫没有解冻的意思，固执地盘踞在闸门前，连同闸门一起静静地睡着回笼觉。

六子耕完最后一垄田，天已经黑尽了。他牵着牛磕磕绊绊地走过田埂，一不留神被犁出来的石块扎伤了脚。还好，伤口不深。六子强忍着疼痛，一瘸一拐走向守候多时的辛爷。

“爷，”六子抹了一把夹杂着眼泪的汗水，“我的脚扎了……”

“脚扎了怎么了？明天就不用干活了吗？赶紧回去，你不休息牛还要休息！”辛爷牵过牛走在前面，留下六子在后面拄着铁锨踉踉跄跄地跟着。

回到家，炉子里的火早已熄灭。辛爷摸出打火机点上一支烟，把打火机扔给六子，叫他去点上炉子，添上几块炭，自己走到灶边做饭。六子扶着土墙的边，从所剩无几的炭堆里捡上几块大一点的。

回到炉子前，六子才有时间喘口气。看着黑乎乎的熬菜和干裂像这片土地的馒头，六子没什么胃口，随便应付了几口就开始翻腾身上的棉袄。这棉袄六子穿了两年，早就看不出原来的花色，上面的七块补丁，每一块六子都能回忆起破损的原因。

重蹈覆辙

2019级10班 张弼元

—

“六子，天快黑了，抓点紧！”

“好嘞！”

六子应了一声，将汗水湿透了的棉衣解开最后一粒扣子，驱赶已经气喘吁吁的老牛走向剩下的几垄地。

已经是初春了，可天气反常得吓人，土地冻得梆硬，田边沟渠里倒伏着杂草，轻轻用手一捻

“这块是在学校里和虎子打架扯破的，这块是去年放鞭炮烧的，这缝的针脚太粗都开线了，棉花都漏了头，这块……哎呀！”

在一旁闷头吃饭的辛爷见他放下碗筷，坐在马扎上拧来拧去，便用筷子狠狠地敲了一下六子的头。

“不吃就收走！一个破袄有啥好看？跟个闺女家似的……”辛爷边嘀咕边用筷子扒了一大口菜，声音瞬间就低了下去。

六子不情愿地低下头，拿起筷子胡乱扒拉着菜碗，嘴里嘟嘟囔囔：“这饭咋吃啊……”

话还没说完，辛爷像被点燃的炮仗一样炸了。他把碗往桌上一撂，一拳砸在桌上：“你有能耐你就考出去！这饭难吃？你知道你在镇上上学的时候，我吃的是什么？现在你翅膀硬了，不愿上学，好说歹说都不行，那你就回来老老实实种地，走我们的老路！”

六子赶忙低头扒饭，偷眼看辛爷时，发现辛爷手里有血渗出来。辛爷松开拳，用凉水冲了冲手，这时六子才看清，辛爷手上满是裂痕，看得六子头皮发麻，不知如何是好。辛爷知道六子在看他，叹口气，拿起了筷子。

“吃饭！”

二

六子上初三了。其实是在辛爷的高压下，六子才勉强坚持到了初三。六子不愿读书，觉得读完书还是要回来，与其在学校里学些蝌蚪一样不切实际的字母，不如早点赚钱，和他同岁的虎子初二就辍学打工，现在一个月能赚好几百块。

六子憋味好几天，跟辛爷提出回家，不读书了。辛爷半晌无言，抽到第四支烟的时候，说既然上了学，就拿个毕业证回来。六子这才勉强答应接着读。

开学的日子越来越接近，六子仍在犹豫这个学期还去不去上。辛爷见他在家成天不着边际，就叫他和自己一块到田里干活。鸡叫头遍，辛爷就把六子喊起来，带上两块干粮就往田里赶。等六子饿得站不稳，辛爷才把干粮扔给六子一块，啃完干粮接着干。起初六子心里憋了一股劲，要干出个样子给辛爷看，可到第二天早上浑身酸痛起不来床。

六子心里明白，种地辛苦，只有读书才能让自己脱离贫困的农村。可他也知道，辛爷为了供他上学，经常到附近的工地上打工，那是真正的体力活儿，一天下来，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他想回家帮他。多一个人，就能让辛爷减轻一点负担。

农村人常年干体力活显老，辛爷不到五十，正值壮年，看起来跟六十岁似的。辛爷的手脚上有一层厚厚的老茧，磨得发黑。干苦力的人不讲究，极少洗澡，有时候脚脏的实在不成样子，就到沟边把脚泡到水里，脚上的灰土瞬间扩散开来，像和面时倒在水中的酵母粉。辛爷脸上被风雨雕刻出许多皱纹，整齐地排列着，只有眼角的皱纹是散乱的，无力支撑悬空的眼皮，使得辛爷的眼即使睁到最大也是窄窄的一条缝。

辛爷以前养的不是这头牛，是另一头。那头牛陪了辛爷20年，比六子还大，六子没出生的时候那头牛就开始帮辛爷干活了。那头牛比六子他妈在这个家待的时间还长，六子他妈在六子四岁那年就跑了，说地头上没白没黑的日子让她发疯。每天半夜，辛爷去给牛添草，白天和牛一起去田里干活。等到赶集的时候，还会套上牛车去集上卖地里的东西，再给六子买回吃的穿的。辛爷不好热闹，不跟邻居们一样摸上两把扑克，他准时收看七点半的天气预报，然后看看牛，看看六子，上炕睡觉。

听村里人讲牛最多可以活30年，但毕竟干的是体力活，牛去年倒在了田里，再也没有起来。

那天辛爷坐在田埂上，抽掉了半盒烟。

三

“辛大兄弟，借你家牛翻块地，冻得铁锨都翻不动了！”

“行！六子，你去帮你米爷一下！”辛爷响亮的声音回响在辽阔的农田上。

“爷，”六子看了一眼地，“咱自家的地还没干完……”

“叫你去你就去！乡里乡亲的计较这干什么？”

六子不吭声了，牵牛走开。

帮着米爷犁完地，六子把牛拴在田头的树上，坐在树下看着辛爷忙活。辛爷娴熟地使用着铁锨，遇到石块就用铁锨的一角把它铲起来，很随意地一抛，准准地砸在田埂上。看着看着，六子的眼眶湿了。辛爷的背驼得很厉害，但丝毫没有影响辛爷的速度。大概是干累了，辛爷直了直腰，抹了一把汗，仰头看向灰蒙蒙的天空，一转头忽然发现坐在树下的六子，便冲他吼道：“是牛累了还是你累了？干点活就想偷懒？起来！”

六子慌忙站起来，辛爷对自己跟别的父亲对孩子不一样，六子打小就意识到了。别的孩子给父亲叫爸、叫爹，可辛爷就叫他叫辛爷，小伙伴们偷偷说六子肯

定不是亲生的，要不好好的六子是个独生子，怎么叫六子呢。六子心不在焉地牵着牛，他又想起辍学的事了。六子心里很乱，他不愿一辈子在农村，他想走出去长长见识，可辛爷……

忽然，六子一不留神，一脚踩在刨出来的枯枝上，昨晚刚刚长好的血痂又被撕裂开来，瞬间鲜血淋漓，疼得六子倒吸冷气。他不敢喊疼，可没走两步，一阵剧痛夺走了他对腿的支配权，一下歪在地里。等他灰头土脸地爬起来时，发现辛爷就在身旁。

辛爷咳嗽了一声，吼道：“臭小子，想偷懒？上一边歇着去，别耽误我干活！”六子应了一声，一蹦一跳地到田埂上坐下。

六子决定去找米爷帮忙。

虎子和六子同岁。米爷和辛爷打小一起长大。辛爷让六子喊虎子的爹叫米爷，从小叫到大，六子也就习惯了，有大事就找米爷帮忙。

“米爷，我不想继续上学了，我想跟虎子一样去打工。”

“六子，你想好了？”

“我想好了。我就是想找您帮我说道说道。”

“六子，你知道为什么辛爷坚持让你读书吗？我和你辛爷打小就在一块，从记事起就开始在田里干活，每天一躺下不等闭眼

就睡着了。我们注定要在田里刨食一辈子，但是你们不一样，辛爷这辈子就指望你了。往上数数咱的老祖宗，哪个不是在田里忙活一辈子？我们老了，没机会念书了，虎子捎话说过几天就回来，没文化打工也干不好，还说了个词语好像叫‘重蹈覆辙’，就是说你们不会再跟我们一样了……”

“你要是想帮你辛爷，就好好读书，那才是他盼望的！”

四

地头。辛爷和米爷两人站在田埂上，脚下是全部犁完的土地，一垄垄新翻的泥土散发着甜腻的土腥味，像张开手臂的母亲，迎接远处奔跑而来的孩子。

“臭小子们去上学了？”

“去了。”

远处传来一阵低沉的响声，水库解冻了。闸门一开，迫不及待的灌溉水卷挟着冰碴奔涌而出，越过了倒伏的野草，按照以往的路线，奔向等待着的农田。

一切又恢复往常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奔波在村子到乡镇中学路上的两个身影，早起晚归，步履坚定。

小草的一生

2020级26班 辰曜

春天，一粒小草种子发了芽，长成了小苗。小苗旁有一棵参天巨树。

初次伸展柔嫩的叶，小苗精力充沛地吸收着土壤中的每一滴水。风吹动巨树叶片的沙沙声引起了它的注意。它仰头望着巨树，说：你好高呀，我以后要像你一样高，我要成为最好的树。

巨树说：你是小草种子长出来的，只能活一年，而我生长了千年才长到现在的高度。小苗很沮丧，但很快又说：没事，我相信我能创造奇迹，我要用一年时间长到你这么高，我要成为最好的小草。

巨树想了想，说：加油吧，你会的。

初夏，小苗长高成小草。小草的细根扭曲得连土壤都渗出眼泪，薄薄的叶片拉伸得连

太阳都心疼不已，那脆弱的茎顽强得连风都默然绕开。小草嗖嗖往上长。巨树说：真棒，你长得真快，你是最好的小草。小草充满了斗志，说：哈哈，我要一鼓作气，超过你！我要长成世界上最高的草！

盛夏到来，哪怕把根再往深处扎，让叶片吸收再多的光热，小草却长得越来越慢，最后甚至止步不前。小草很灰心：怎么回事，这样下去我永远长不到你这么高了。巨树早就知道，小草再也不会继续长高了，但它对小草说：没事，你会开花，开出世界上最漂亮的花，你还是最好的小草。小草问：真的吗？可我没开过花，也没见过别的小草开花，你怎么知道我能行？巨树沉默了一会儿，仿佛在回忆什么，之后说：放心吧，再过几天你就会长出

花苞了。

夏末，小草攒足了劲，准备让那如期而至的花苞绽放出世界上最惊艳的花朵。它日日夜夜为此努力，午夜的月光已和它熟识。它充溢着梦想的鼓鼓的花苞终于在一个清晨，“哗”地绽开了。然而，小草发现，那只不过是一朵普普通通的小黄花，和周围千万多小花一起面向太阳。小草怨恨地对巨树说：你骗我，你说我的花会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巨树说：没错啊，你的花就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朵由你亲自努力了十天才开出的有二十八个瓣的花了，我认为这就是最美的花，它一定能结出最好的种子，你还是最好的小草。小草打量了一会儿自己的花，开心地笑了，它坚信自己最美的花能结出最好的种

子。于是它又把全部精力放在种子上，它灿烂的花瓣萎缩了，饱满的叶片起皱了，直挺的茎秆压弯了，但它满心欢喜地看着一天天大起来的种子，甚至不惜榨干自己来养育它们。

秋天，小草的种子终于成熟了，但是又小又瘪。巨树说：别难过。小草接上去说：我不难过，我相信我自己孕育了两个月的种子就是最好的种子，它们会长出最好的小苗。巨树笑了，说：对，然后长成像你一样最好的小草。

冬天，拼命坚持挺拔的小草还是慢慢枯萎了。巨树看着它，叹息了一声，说：对不起，我没在春天的时候就告诉你一生必然的命运，让你失望了这么多次，上千年来，我见过的所有小草无一例外都会走这条命定之路。小草颤抖着挺直了茎秆，倔强地燃烧着从种子时代传下来的最后一点生机。它挤出一丝笑容，说：是我该谢谢你。

虽然我没有长到像你这样高，

虽然我没有开出世上最漂亮的花，

虽然我没有结出最大最圆的种子，

虽然我的种子长出的小草

也不会长到你这样高，

虽然我的梦想终未实现，

虽然我的努力看似徒劳，

但，你让我在生命中的每一秒都拼尽全力，

你让我知道这样的我就是最好的小草。

谢谢你。

小草死去了，巨树流下一行泪，化成温柔的雪花覆盖了它，以及那些最好的小草结出的最好的种子。它们一起甜甜地睡在铺天盖地的雪床中。

后记：我们，每个普通人，都是一株小草。当童年的缤纷幻想湮没于注定的命运，当少年的热血轻狂败给了冰冷的现实，当一点对未来的祈求都成为奢望，当奇迹渺茫得甚至发生不在任何人身上，我们为何还在坚持？只因我们心中的巨树对我们说：哪怕竭尽全力也只是无能为力，但就算无能为力还是要竭尽全力。或许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寻求奇迹，而是为了赋予自己一个希望，一种可能，一份信仰，赋予自己生命的意义。这，是每个最好的普通人，最好的一生。🌱

六月

2019级29班 薛晴

六月的信使

初来人间一趟

与花香撞个满怀

与山谷齐声欢唱

伴狂风共舞，随暴雨闯荡

她告诉六月：

“遍历人间万物

怎能只羡太阳？”

疤痕

2019级29班 玉清

天，阴沉沉的，乌云重得仿佛要把教学楼压垮。这样的天气，让人的呼吸都跟着急促了几分。

前三节课，加上大课间，几乎大半个上午，我的身体一直在颤抖，这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但我无法控制自己。

因为我只是菀晴左手手背上一条一厘米长的白色疤痕。

我不记得自己是在什么时候见到菀晴的。在我眼中，时间只是菀晴桌子上数不清的倒计时：期中考试倒计时，期末考试倒计时，中考倒计时……我不知道菀晴弄这么多倒计时到底要干什么，而且倒计时旁边还有两个小字：数学。每次我看到这两个字，都会感到一阵灼烧似的疼痛……大约我的疼痛也会引起菀晴的不适，她会用右手紧紧地攥住左手手背。

中考之后，菀晴的闺蜜沐琴约她出门散心，“菀，你到底是怎样想的？”我看不到沐琴的表情，但她肯定是满脸焦急，“咱们选的高中算得上重点，压力肯定比初中大，你要是再走不出来，

那……”我没有注意到菀晴的反应，只是脑子里在一瞬间闪过一个画面。一声小女孩稚嫩的尖叫和几滴雨水，余下的满是殷红。

是下雨了吗？

没有，依旧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

那天，沐琴和菀晴聊了很久，但我的心里一直在回忆那个稚嫩的尖叫声。那也是无法从我记忆中抹去的痛。

秋风吹起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菀晴的新学校。

白墙黛瓦，颇有江南风韵。初秋，学校里依然显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几只白鹅在池塘里悠闲地游着，几棵山楂树上结满了红彤彤的果子。

十点整，一位女老师走进教室。她穿一件白色衬衣，一件蓝色碎花半裙，一头长发随意散在肩头。“好有气质的老师。”我不由得一阵惊叹，“好像从古代画作里走出来的仕女，大约是语文老师或历史老师吧。”她把手中的一摞资料放到讲台上，“同学们好，我叫董春熠，是你们的

班主任，兼数学老师。”

这次，菀晴没有露出惧怕的神情，我也没有感到灼烧的疼痛。不知道是因为她的气质转移了我的注意力，还是因为我们的故事还没有开始。

放学铃声如期响起，沐琴拉着菀晴向学校食堂走去。“菀，董老师漂亮吧？我已经完全沦陷了，下午就去申请当她的课代表。”沐琴的兴奋快要从她的声音里溢出来。“可是，一个人到底有些单。”我被完全握在了沐琴的右手里，她的手指有点发凉，还有淡淡的药香，“要不，你陪我吧。”“琴，你别闹，这条疤，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感觉到菀晴在颤抖，我也感到不适，“董老师和那个赵晓冬不一样……”听到这个名字，我突然感觉万箭穿心，那种疼痛已刻进我的肌肤。菀晴突然大叫一声，用右手紧紧地捂住我，蹲在地上，我又感到几滴雨水落下，又咸又涩。

下午班会时董春熠隆重地介绍了她的课代表——沐琴。虽然

沐琴的数学成绩不错，她也明确表示自己对董老师的仰慕之情，但我隐隐约约觉得，沐琴去任这个课代表更多的是为了菀晴。

高中生活比初中还要紧张，转眼一学期就要结束。

一场大雪飘然而至，给学校增添了一分唯美的气息。虽然天落大雪，教室里依然暖意融融。

眼看就要年终考试，菀晴的数学得分率还是在 0.5-0.6 之间徘徊。

沐琴急了，天天拉着菀晴在走廊里——那里有学校统一设置的临时学习点——“开小灶”。一开始，主讲是沐琴，但沐琴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请假频率越来越高。董春熠了解情况后，主动承担起给菀晴补弱的任务。

“菀晴，你看这个三角函数图像是有一个周期的，昨天沐琴讲过的那个公式……”提到沐琴，董老师的声音有些异样，我抬头向上看去，我离她不过三十厘米，我清晰地看出她隐藏在眼眶里的泪水。

在我的目光与她的目光对上的那一瞬，菀晴又有些微微发抖。

“菀晴，怎么了？”董春熠敏感地看出菀晴不对劲，她站起身，帮菀晴拉上拉链，“你冷吗？要不咱们去四楼办公室讲吧。”为了保持教室的空气清新，走廊里

的窗户通常开一个小缝，温度比教室低些，但也没有冷到让人发抖的地步。

“嗯，不，不用。”菀晴一看到数学老师说话就不利索。董老师索性把课本合上了，“菀晴啊，你的事情沐琴告诉我了。”她把菀晴的左手放进她的手中。她的手温暖而柔软，有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给人一种春天来了的感觉。“我知道很疼，可是有些东西过去了便罢了，你这么熬着你自已，最后受苦的也是你啊。”她轻轻地抚着我的身子，让我感受到一丝春的气息，“回去吧。”董老师拍拍菀晴，“别太紧张。”

春熠？春意。

“嗯，老师，”菀晴小心翼翼地敲开了数学老师办公室的门，“老师，这个题，我，我没听懂，能不能……”我看到董老师高兴而又心疼的目光，“菀晴，以后不用这么小心。”“呃，老师，我是觉得我到底和你不熟……”“瞎说，”董老师笑着搂了菀晴一下，“我都和你聊了多少次天了。”我这次没有感受到针挑刀挖般的疼，反倒感觉身处在茉莉花海中，一阵风吹过，洁白的花瓣在风中飘向远方，只留下阵阵幽香。

“你看，这道题的突破点在

于这一条辅助线。”我的思绪随着董老师的声音飞走，等它飞回来时，我猛然发现，有很长一段时间，董老师的身边只有一个身影，沐琴有一个星期没来了。“这样，是不是就解出来了？”董老师讲完了题，菀晴却并未急着走，“老师，沐琴她……”菀晴迟疑着，我不由得想起了那只冰凉的，有淡淡药香的手。

“她没事，就是有些贫血，她耽误的课我会给她补的。你先专心准备下周的考试吧。”

考数学的前一天晚上，菀晴睡得很不踏实，我也做了一个梦，梦里只有漫无边际的白色，但那不是荆花的白，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白。忽然毫无生机的白变成了刺眼的殷红色，比起之前又多了一张凶狠的脸。那张脸的主人是赵晓冬吗？一阵阵疼痛打断了我的思路，菀晴大叫一声坐起身来。

她向窗外望去，却只看到了漫天飞舞的雪花，菀晴全身一紧。

“菀晴，你来，”隔一天下午，董春熠到教室找菀晴，“天哪，零点七！”看到董春熠手中的成绩报告单，菀晴笑了，这是我记忆中她第一次在数学老师面前露出笑容。我眼前又看到了一片洁白的茉莉花海，我感觉自己离那片海越来越近。🌪

帖雷马科（三）

2019级9班 刘祎璿

Chapter 3

开往多佛的邮车

吱吱吱，怎么啦？

邮车放慢了速度，车上的人，台尔生的人。在想些什么？有人蜷起身子趴着，有人小心翼翼地用偷窥的目光窥视着地面上的夹缝。有，飘起来的尘埃土，像，画家笔下的飞鸟一般。不，那可不是我，迁徙之徒，囚禁之人。

你还在低着头哪，不用这样啦。导师，歇了顶的富人，已经走啦。还有鸡蛋，只有三分熟可是万万不行的。你在外人面前就只有这一面吗？他们已经多次重复地感受到了你的目光，那目光。你那焦灼的目光，投射在多少人的身上，外套上，后脑勺。记录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你关心的，不是有

没有动，而是在动着什么吧。那个男人，揪着你的耳朵，你啊，不得反抗。不，没有，先生。好棒的瞎话，在这儿吗？

抽你几下就开始工作啦，可怜的小马驹！

悄悄地，到多佛去！

新闻界人士

听啊，是谁？

飞舞的，浪花，溅落在书本上。记者今天又得到了什么新消息，头条。是谁在马球赌局中输了个精光？又是谁家的姑娘爱上了放牛郎？啊，都不是吧。

真没劲啊，聒噪，电话今天响了几次。

“你想听一听吗？谁和谁——”又是他和她吗？又有酒桶，沉甸甸的，翻倒了吗？有威士忌酒，沾了蛻螂足底的

尘的红酒。钝重的咕噜咕噜，咕咚咕咚声。

“在这儿哪。”清晨的铃铛，系在我的脖子上，啊，一驼瘦削的驯鹿，把我压倒啦，我倒下啦。

啱当啱当，好啊，要是我需要一块留白，我可以啊，好多好多呢。呼，一口长气，口干舌燥了吧，来，乖乖，灌一口气儿。

“我不知道，哦对，是——”不间断的流水，炸裂的水管，从两旁遗漏之处喷涌而出的斜射的水柱。托里拆利那段，有毒，有毒的液体。毒物。

人类素质的制高点？我有什么能够引以为傲的呢？无非就是碰巧，悄悄，取了一节，一节腊肠。像早上那一根一样。这就够厉害的啦。

永不停息的密西西比河水，汇入那道湾，温暖的碗口。正哗啦啦地流着。窑缝的针，刻在你衬衣上的金。

我们。

彭伯里人

呀，带着那一点点笑容，入座吧，上流的人。

来吧！倪泽地的舞台。一位普通的女士，你拿起笔，正奋笔疾书着什么。水管？喂，先扭上那镍铬合金的阀门，稍稍休息一下啦。晚安，早安。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自己怎么办吧。”早啊，勤劳的捕猎的耕种的威克汉军官。又在那里的民兵团呆多久？

我一点资格都没有。从骨子里露出来的那股傲慢劲儿。

弗洛伦蒂诺·阿尔登握着那，烙有天马的印记的油性笔。可惜！我要快点写啦，一会就麻烦了。

唰唰唰，夺过去啦，得手啦。我知道这不是我的。“哎呀，你爱找谁就去找谁啦！”我能去找谁呢？唐突，我没有，简，我也没有，那心地善良的姨妈，在何处？看见了，你那座，你的雕像。

“呼，弗洛伦蒂诺，那是

什么神奇的小玩意儿？”还是那一卷啊，我的书，给你吧，好好瞧瞧吧，算啦。

不一会儿。“给你。”果然是被人厌弃的诅咒之物吗？是我，雅弗在寻找着谁？诺亚。雅弗在寻找一位父亲。

那一口大牙，都出来啦，每一刻都镀了银啦？让我再数数，仔细瞧瞧。还有金色的？从左边数第四颗？那一颗也是，天哪！我数不清啦。

连结过吗？

我们看见广告兜揽员在工作

吉尔伯特·泽雷将剪报放在泽尔·奥雷弗的写字台上。

“打扰您一下，参议员。”他说，“这条广告是那个南尼蒂的，您还记得吗？”

泽尔对着那则广告沉吟片刻，点了点头。“他希望四日之内能够登出来。”吉尔伯特补充说。——工长把铅笔朝剪报移去。“等一等，你想做一些改动吗？他想在上端添两把钥匙。”

这噪声真的讨厌啊。水管又漏水了，他听不见啊。楠楠。必须有钢铁般的神经才好，兴许他会懂得吧。

他举起一只胳膊肘，开始慢慢地挠他身上那件驼呢夹克的腋窝底下。

“就像这个样子。”吉尔伯特在剪报的上端交叉起两个食指，形象地比划着。

让他首先领会这一点。吉尔伯特从他用手指头交叉成的十字上斜望过去，只见工长面色黝黑，暗自思索他大概率有点病。那边呢？恭顺的大卷筒在往轮转里输送大卷大卷的印刷用纸。

铿锵锵地闹腾吧，再配上水流的滴答答声。

每逢噪音间歇的当儿，他就乘巧地插上一言半语，在遍体斑痕的木桌上麻利地画起了图样。

吉尔伯特再次交叉起食指，念道：

“我将走向上主的祭台。”

钥匙之家

“您瞧，是这样的，这儿有两把十字交叉的钥匙。”

对他的业务，最好不要去多嘴多舌。

工长把挠个不停的手移到下肋部，又悄悄地挠着那儿。

也许我可以问问他“v o g l i o”这个字该怎样发音。可要是他不晓得，那只不过是把他弄得很尴尬而已。还是不要问为好。对了，那小子，53可是净会些歪门邪道的东西。他不屑了。

有人在看我，让我的血液一瞬间凝固了。就算渗入了硫酸钠也不行啊。

这时，一个排字工人给他送来一份软塌塌的毛样。他一声不响地开始校对。吉尔伯特先生立在他身边，听着机器发出的震响，望着那些在活字分格盘旁一声不响地操作着的排字工人。

讣告

一位至为可敬的都柏林市民仙逝

谨由衷表示哀悼

今天早晨，已故的帕特里克先生的遗体。机器。倘若被卷了进去，就会碾成齑粉。如今支配着整个世界。他这部机器也起劲地开动着。这像那些机器一样，控制不住了，一片混乱，一个劲儿地干着，沸腾着，又像那只拼命要钻进去的灰色老鼠。

跟着风去吧

巴特勒的马？飞快地咆哮着。你可曾放在心上？带着潇洒骄傲步伐的斯嘉丽。来吧，和我回到塔拉去吧，我才不。那是什么也没有的，光秃秃的家乡，我的塔拉。

跳马的人，从父亲到女儿，都被埋藏在马蹄下啦。

飘进来啦。维特加带着一阵风来啦。身后闪过的是年轻

女子的背影，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令人惊羡的爱情。

伊布尔还是那一幅老样子，拖着胜利者的步伐。哦，令人清香的爱情，那股味道。

他一直想成为她梦境中的阿希礼，一直一直哦。形象是有了，才能也有了。弗洛伦蒂诺·阿尔登督查般的眼光扫过一个一个进进出出的身影。见不到那个娇影，怎么她还没有出现？

只要再挪一次，那块肥皂

是哪个讨厌鬼用火柴棒在墙上乱涂一起？看上去是为了打赌而干的。这间屋子里总是弥漫着浓烈的油脂气味，我老是闻到这种温吞吞的鲸胶的味道。

他掏出手绢来，鼻涕青的手绢。撮了撮鼻孔。香喷喷的柠檬？啊。我还在那里放了块肥皂，在那个兜里会弄丢的。

他放回鼻涕青时将肥皂安全地转移进裤后兜，扣上纽扣。

抽冷子从门框外传来一阵阵尖笑声。我知道那是谁，一直在等候的人。怎么啦？那是费尔明娜·希斯。

她趑了进去。

只要再挪一次，那块肥皂

幽灵走来了。

阿尔登从空洞洞的粉墙旁

朝胡维纳尔·海恩斯那张泛着眉头的脸望去，尖酸地问：“真够呛，这会不会使你的屁股变得烟熏火燎呢？”

我嘴里塞满饼干，朝着那积着尘埃的窗玻璃低声咕哝。

后者径直走到费尔明娜·希斯跟前，读下去吧：

“再则，请注意那打着漩涡蜿蜒曲折地哗哗淌去的汨汨溪流与拦住去路的岩石搏斗，在习习西风轻拂下，冲向海神所支配的波涛汹涌的蔚蓝领国；沿途，水面上荡漾着灿烂的阳光，两边的堤岸爬满青苔，森林中的巨树那架成拱形的繁叶，将阴影投射于溪流那忧郁多思的胸脯上。”

行啦，我再也不想听那套啦。咬文嚼字的玩意儿，吹牛皮，空空洞洞，我又怎么不是呢？

简单然而扼要

且听听这个，他说。

这当儿窗帘被拉上了。淡蓝的丝绸碰到了弗洛伦蒂诺·阿尔登的腰部。

弗洛伦蒂诺·阿尔登敏捷地往旁边一闪。

“不客气。”，他说，“你好，弗雷。”

还是这么叫我啊。

“请过去，请过去。”“你

好。”“你好吗？希斯。”“蛮好，你呢。”

弗洛伦蒂诺·阿尔登摇了摇头。

伤心

“或者，倘若我们攀登重岩叠嶂的峰巅。”

你的气色异常地好。

播下风，收割的是暴风。就像是坐落于葛拉斯涅文的竖像似的，炫耀着自己的头脑。

“喂，请你们务必听听吧，”胡维纳尔·海恩斯央求说。“或者，倘若我们攀登重岩叠嶂的峰巅……”

“言过其实！”吉尔伯特·泽雷暴躁地插嘴说，“这种夸夸其谈的空话已经听够啦！”

胡维纳尔·海恩斯继续读下去：“峰巅，巍然耸立。我们的灵魂恍若沐浴于……”

“还不如沐浴一下他的嘴巴呢，”弗洛伦蒂诺自己对自己说，“永恒的上帝，难道他还能从中得到些报酬吗？”

“沐浴于爱尔兰全景那无与伦比的风光中。论美，尽管在其他以秀丽见称的宝地也能找到被人广为称颂的典型，然而我们温柔、神秘的爱尔兰在黄昏中那无可比拟的半透明光辉，照耀着郁郁葱葱的森林，

绵延起伏的田野，和煦芬芳的绿色牧场。所有这些，真是举世无双的……”

“月亮，”弗洛伦蒂诺说，“他忘记了《哈姆雷特》。”

我压在钢笔下的手稿不见了。

看准赢家

你可真是眼光毒辣啊。谁的马能够夺得金马奖？

弗洛伦蒂诺·阿尔登看着伍兹·克里斯兰跨进大门。耸立的头发，“她又在……”还是那个赌客，野心大得很。

呼，恭喜得到了头彩！不会把一切都输个精光吧？没有，反而是我。

克里斯兰径直走向一边，露出鄙夷但礼貌的微笑，我倒希望是这样。我知道不会被他骗啦。他朝我投来热切的目光。但愿如此吧，弗洛伦蒂诺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

今天马球奖的奖品是哪位小姐？

“我的十七岁的记忆。”弗洛伦蒂诺·阿尔登回想着：

“去年赌客压的是那一匹紫色的杂种马来着？怎么会呢。”对啊，当时他还兴冲冲地给那匹马打气来着。那匹小马，倒下啦。

我这下一定不会赌错啦！

选中了那一匹，项圈上刻有几行夏威夷语的那一匹。今年不要再输啦！

那匹马必将由他胡维纳尔在终点线亲手推倒。

对轻佻的老妪来说，缺指头简直太逗乐了。

安妮钻孔。菲米遮遮掩掩。

然而，你能责备她们吗？

“独臂奸夫，”他狞笑着说，“不能不说是挺逗乐的。”

“要是能让人们晓得全能的天主的真理的话，”弗洛伦蒂诺·阿尔登说，“两位小姐也觉得挺逗乐的。”

（选登完。《帖雷马科》为2019级学生刘祎璿同学创作的5万余字的小说力作。《弘毅》分三期选登其中前三章共11000余字。对全篇感兴趣的同学可加作者的QQ号：3183356949）



第七届北大培文杯 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决赛获奖情况通告

第七届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决赛结果已于8月8日揭晓。我校2019级文学社骨干成员张智元、尚兴宸两人获决赛二等奖。胡爱萍老师获培文杯伯乐奖。



恒爱信息

张紫璇 40元

郭婧 4元

姜双明老师 200元

《弘毅》第163期优秀作品 TOP10

《幸有你来山未孤》	2019级 21班	秦佳欣
《同桌》	2020级 37班	郭睿佳
《同桌》	2020级 32班	卢佳晗
《我的美学初窥》	2019级 9班	张泽晓
《不可快速》	2020级 10班	郡主
《芙蓉蒲之梦》	2019级 29班	云之
《人间换》	2019级 21班	魏临夏
《曾经明月照山岗》	2019级 23班	钱文萱
《最后的颜色》	2020级 30班	王祎璨
《永不凋零的梨园》	2019级 29班	郭婧

HONGYI

校园·青春·文学

山东省高中优秀文学社刊
全国示范校园文学社社刊



封面设计：张晓彤

封面国画：周海波老师

封底摄影：周彦龙 摄于清风湖